霞外攟屑

香雪崦叢書丙集

霞外攟屑卷七目錄

山陰　平步青　景孫　纂

縹錦廛文筑上　論文

國語　韓非子
漢書地理志注　文選
七　滕王閣序
韓文　昌黎誌銘
平淮西碑　韓李韓杜
柳文學國語　柳州文用韻
桐葉封弟辨　河間傳
懷忠賦　杜牧之
秋聲賦　陳芳威梓

蠻志
皮襲美文
孫可之復佛寺奏
樊紹述文
韓歐文駢語
吳子華祭陸魯望文
三王不足六五帝不足十
宋文冗長
文
朋黨論誤字
學書如泝急流乃歐陽文忠語非東坡南宮
老蘇諫論
老泉非明允號
張安國
王介甫王文成文
東坡策本管子
喜雨亭記
赤壁
管仲無後
六一居士集敘
蘇文忠墓志銘
南豐王容季墓志銘
張橫浦文

陸渭南集　李延平集
摩兜堅　誠意伯集
壽文入集不始震川　升菴文選
日而月之　王弇州文
弇州山人四部稾　屠赤水文
鍾伯敬扇篋銘　左忠毅公疏
黃漳浦文譌　宜興盧忠烈公
黎美周文　裁衣者說
廣師　顧黃公文
西河文　壯悔堂集
堯峰表陳定生誤　三魚堂集
俞桐川讀說命　璇璣玉衡賦

圭美堂集　全謝山文
張忠烈公神道碑銘　厲樊榭文持論偏宕
小倉山房文集　梅厓居士文
邵念魯表　羅臺山
惲子居劉先生壁銘　笥河別集
雙梧桐館集　玉磬山房文誤
林皐閒集　如不及齋文鈔校誤
浙文　惲子居墓志銘行狀
書裔烈娥事　初月樓文稾
王葓槎文　無飢其師非資師之師
管孝逸王氏塋記誤　張南山文
文　斆蓺齋文

汪荔牆文　積素齋文
劉恭甫司馬文
縹錦廛文筑下論文
稷蜂社鼷　跳出
喉衿　述作有本
以攷證入文　年號不得割并用
祖不得稱皇考　合葬不書暨配
太夫人　文稱南直北直非稱三司尤非
文忌裝頭　言大非夸
點化故事　又
散文中七字句　扆襟
潘伶　琬玉茗琬

通籍　瑜亮
正任　正寢
都京諸賦　文章圈點
文字凝鍊　譬喻
瑰瑋　駢語本於詩書
羣書編年格　小說不可用
口技

霞外攟屑卷七上　　香雪崦叢書丙集

山陰　平步青　景孫　纂

縹錦廛文筑上　論文

國語

國語卷七晉語一優施教驪姬夜半而泣篇中云今夫以君為紂若紂有良子而先喪紂無章其惡而厚其敗鈞之死也無必假手於武王而其世不廢祀至于今吾豈知紂之善否哉數語嶢險可怖而文則曲折縱橫峭削奇特柳州半山殆皆刻意橅之

韓非子

子雲解嘲故有造蕭何之律於唐虞之世則悖矣有作叔孫通儀於夏殷之時則惑矣有建婁敬之策於成周之世則繆矣有談范蔡之說於金張許史之閒則狂矣按韓非子卷十九五蠹

第四十九云今有構木鑽燧於夏后氏之世者必爲鯀禹笑矣有決瀆於殷周之世者必爲湯武笑矣然則今有美堯舜湯武禹之道於當今之世者必爲新聖笑矣趙用賢許林本云揚雄解嘲丙章法用此卷一難言云以智說愚必不聽文王說紂是也故文王說紂而紂囚之翼侯炙鬼侯腊比干剖心梅伯醢夷吾束縛而曹羈奔陳伯里子道乞傅說轉鬻孫子臏腳於魏吳起收泣於岸門岸門卽干門本名干將門在吳恐非浣霞曰岸門卽獄門詩宜岸宜獄岸犴古今字也痛西河之爲秦卒枝解於楚公孫座言國器反爲悖公孫鞅奔秦關龍逢斬萇宏分胣尹子穽於棘司馬子期死而浮於江田明辜射宓不脫西門豹不鬬而死人手董安于死而陳於市宰予不免於田常范雎折脅於魏此十數人者皆世之仁賢忠良有道術之士也不幸而遇悖亂闇惑之主而死然則雖賢聖不能

逃死亾避戮辱者何也則憑者難詭也許林曰中一段用古人古事錯綜布列柳子厚與楊憑書仿此若後人用字則枯索用事則浩瀚並無古人之宏博雅鍊也鼎按文王囚以下凡二十一人而云此十數人者上文已有管夷吾賢而曾囚之句此復見古人之文不拘如此柳州與楊京兆憑書雖引子羽馮衍尹韓趙括馬謖周仁許靖七人文法略與此類而實不同惟寄許京兆孟容書中云自古賢人才士秉志遵分被謗議不能自明者僅以百數故有無兄盜嫂娶孤女云撾婦翁者然賴當世豪傑分明辨別卒光史籍管仲遇盜升為功臣匡章被不孝之名孟子禮之今已無古人之實為而有詬欲望世人之明已不可得也直不疑買金以償同舍劉寬下車歸牛鄉人此誠知疑似之不可辨非口舌所能勝也鄭詹東縛於晉終以無死鍾儀南

音卒獲返國叔向囚虜自期必免范座騎危以生易死蒯通據鼎耳為齊上客張蒼韓信伏斧鑕終取將相鄒陽獄中以書自活賈生斥逐復召宣室倪寬擯死後至御史大夫董仲舒劉向下獄當誅為漢儒宗此皆瓌偉博辯奇壯之士能自解脫今以惟怯洪溷下才末伎又嬰恐懼痼病雖欲慷慨攘臂自同昔人愈疏闊矣雜引十六人乃仿吃公子此篇而太史公已先之報任安書中云且西伯伯也拘於羑里李斯相也具於五刑淮陰王也受械於陳彭越張敖南面稱孤繫獄抵罪絳侯誅諸呂權傾五伯囚於請室魏其大將也衣赭衣關三木季布為朱家鉗奴灌夫受辱於居室此人皆身至王侯將相聲聞鄰國及罪至罔加不能引決自裁在塵埃之中古今一體安在其不辱也後又云蓋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

騷左邱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吕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前引九人後引七人文王亦複出皆仿韓非爲之不始於子厚矣

漢書地理志注

漢書地理志五原郡稒陽下注云北出石門障得光祿城又西北得支就城又西北得頭曼城又西得宿虜城壘句文法爲本志各注所無柳州入記人云上仿禹益下法酈亭不知亦取此

文選

文選中賦之多者安仁詩之多者靈運有賦無詩雜文者十人惠姬武仲季長正平文考平叔子期元虛子安興公也有賦詩無雜文者六人平子仲宣茂先太沖景純明遠也有賦雜文無詩者八人宋玉賈誼長卿子雲子淵叔皮孟堅希逸也有詩雜

文無賦者十七人少卿子桓德璉嗣宗季倫孟陽景陽越石子荆仲文元亮蔚宗僧達元暉彥升休文希範也賦詩雜文俱有者祇子建叔夜士衡安仁靈運惠連延年文通八人而已自子夏至徐敬業凡百二十七人自周至梁凡八代著作兼該衆體何止八人而入選樓者屢屢有此蓋亦有衆長之難也無字者十二人宋玉李斯韋孟賈誼劉安鄒陽郭泰機歐陽建王康琚謝靈運謝惠連王僧達

七

康熙字典詞家以七名篇雖八首問對凡七七者問對之別名始枚乘七發後凡十餘家　庸按枚叔以後唐以前凡四十家桓麟七説文選南都賦注誤作桓譚麟字元鳳沛人見後書章懷注引摯虞文章志桓彬七設錢大昭補藝文作七説傅毅七激劉廣世七興崔駰七依崔瑗七蘇文心雕龍作七厲崔

琦七錫文選辨命論注作崔瑋 張衡七辨劉梁七舉王粲七釋徐幹七喻曹植七啟七忿卞蘭七牧劉劭應貞皆有七華傅巽孔欣皆有七誨杜預七規傅元七謨成公綏七唱孔璡蕭子範皆有七誘左思七略七文心雕龍作七諷爲是 張協七命陸機七徵又作羨 湛方生七歎謝靈運七濟竟陵王子良賓僚七要顏延之七繹梁簡文帝七勵昭明太子七契何遜七召嚴可均云无名氏張溥誤收入代文彙不著作者名酈道元七聘以 吳氏七矜柴子大七折儒洪七開孔煒七引唐以後如晁无咎七述尤不可枚舉全文祇枚曹張簡文何五篇沈初西清筆記自敘昔錢文敏尚書嘗慨然誦長江後浪推前浪之語信然錢補藝文有李尤七歎又梁竦有七序入子部則非文集類也

滕王閣序

王勃滕王閣序書後引文苑英華七百十八作秋日

登洪府滕王閣餞別序蓋乾封總章時宇文節往新州勃隨父福時往交阯俱過洪州閣餞之闕上其後上元二年勃又往交阯渡海今廉州海溺水年二十八新書作二十九新書言作序在是年序言童子何知則非作于二十八九歲豫章故郡英華校云一作南昌摭言引如此 是宋時兩本並行後人改非 庸按理初改題是矣改南昌爲豫章則不若竹刪雜綴續南昌故郡攷之核頃檢于光華古文分編集評四集卷二題下小注云勃省父交阯道過洪州都督閻伯嶼宿命其壻吳子章豫爲序欲以誇客勃在席最少云云按新唐書文藝傳但云初道出鍾陵九月九日都督大宴滕王閣宿命其壻作序以夸客都督并壻皆不言姓名摭言載壻爲孟學士江西通志以爲吳子章不知何本按勃傳云作唐家千歲歷天寶中有崔昌者采勃舊說上五行應運歷請承周

漢廢周隋爲閏集公卿議可否集賢學士衛包起居舍人閻伯璵上表曰云云楊國忠爲右相云云貶閻伯璵涪川尉則閻乃天寶時人今以之當都督又謂璵爲嶼（萬學士全集書滕王閣序後已辨之）以此推之吳子章亦猶是也宇文新州之懿範下小注宇文鈞新除澧州牧與理初作節異亦不知所本韋執誼翰林院故事記云其外有韓翃閻伯璵孟匡朝陳兼蔣鎮李白等以閻列君平後與劭傳天寶中合

韓文

子華子神氣篇今世之人其平居把握附耳呫呫相爲然約而自保其固冒膠漆之不如也及勢利之一攖未有毫澤之差楚然而變乎已又從而隨之兵甚矣心術之善移也昌黎子厚墓銘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悅一段省齋筆記謂韓文用其意然子

華子僞書昌黎與李翊書自言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未必有意仿爲之焦氏筆乘卷六云喻子車復籍韓愈宗元墓銘之意是何先後之相伴文端蓋以子華子爲僞書也

昌黎誌銘

王仲舒志銘中云公之爲拾遺云云爲考功吏部郎也云云元和初婺州云云其在蘇州云云姚姬傳云此文已開王荊公志銘文法　鼎按昌黎作竇牟誌銘前云舉進士登第佐六府五公入遷至檢校虞部郎中元和五年眞拜尙書虞部郎中轉洛陽令都官郎中澤州刺史以至司業後云及公就進士云云其佐昭義軍也云云公始佐崔大夫縱留守東都後佐留守司徒餘慶歷六府五公云云其爲郎官令云云於國學也云云章法前提後應與王銘正同特句法錯綜變化使人讀之不覺爲少異

平淮西碑

碑爲勅撰進御文字文仿尚書銘如雅頌義山所謂點竄堯典舜典字塗改生民清廟詩也錢竹汀氏譏其不合史法尙喬容持雅堂文集卷五書平淮西碑後謂鐵未之詳攷其日道古進大夫不書御史何以別於散官之大夫不知御史大夫暴勝之武帝祇稱大夫此漢史法也其日光顏重允公武皆二名不宜兩稱顏允一稱允武不知晉重耳互稱於左氏此周史法也其日書裴度爲丞相則唐時無丞相之官不知受禪碑書常伯常任郎司徒司空等官退之以丞相代平章此魏碑法也其曰庚申子其臨門送女有日無年月此學尙書之失不知費誓兩書甲戌皆無年月正此碑所本且韓子雜四篇無年月而突書辛卯史記伍子胥傳無年月而突書己卯又不特尙書爲然也肅

按喬客駁竹汀之說甚辨不知洛誥稱乙卯費誓兩稱甲戌此周公伯禽口中之辭指此日有此事云爾豈史家紀事之例潛邱古文尚書疏證卷四已言之昌黎庚申句正以代憲宗語不妨爲此橅古之辭故竹汀以爲學尚書之失辛卯己卯韓子史記皆引左氏而刪削未盡者伍傳又有庚辰句亦本左氏日知錄卷二十謂事已見於楚世家故其文从省與洛誥費誓不同喬客引以駁竹汀反自開罅隙矣

此己巳三月七日讀持雅堂書後作汪謝城先生謂不過爭得失於字句間無關史事亦無與文章不必以空言反脣也故昔竄刪去入文筑中似較越縵評稍有會心也

韓李韓杜

柳亭詩話卷十六歐陽永叔欲以衞公文與昌黎並稱曰韓李

按文忠此語見內制集序以衞公一品集多代言之作故也唐人本稱韓李不稱韓柳李謂習之也蘇氏文集序所云韓李之徒出指習之蘇洵上歐陽公書韓子後亦舉習之梨洲明文海序則稱韓杜杜謂牧之鄙意李文公源出昌黎衞公牧之亦僅得一體皆不若柳州也儲在陸謂千古足當韓豪者惟柳州一人信爲知言今人遂無有復理廬陵明允梨洲舊說者矣

柳文學國語

柳州文學國語最多如伍舉論章華之臺云問誰宴焉則宋伯鄭伯問誰相禮則華元駟騑問誰贊焉則陳侯蔡侯許男頓子柳州嶺南節度饗軍堂記中間一一爲取十句全仿之義門讀書記譏其太承襲前規蓋即指伍語時文每用以點醒題字若以入論箸彫不祓嗤矣

柳州文用韻

柳州答周宷書中云嘗以君子之道處焉則外愚而內益智外訥而內益辨外柔而內益剛出焉則內外若一而時動以時取其宜當而生人之性得以安聖人之意得以光又云眛眛而趍屯屯而居浩然若有餘握草烹石以私其筋骨而日以益愚他人莫利己日以愉若是者念千百年滋所天也又何以爲高明之圖哉剛當光韻趍居餘愚愉圖皆韻使人讀之不覺所以爲妙

桐葉封弟辨

舊陑云封唐叔事呂覽重言篇以爲周公說苑君道篇宷之褚先生補史記梁孝王世家從之若晉世家則以爲史佚　庸按柳州本以史記爲主特借呂覽爲文之波瀾翻空出奇耳結尾反

點又故作疑詞使人忘其匠巧昌黎對禹問以孟子天與賢語作翻筆不知通篇實從此作丹頭點化來同一法也

河閒傳

野客叢書呂不韋傳述太后云云河閒傳又用其語古人作文要必有祖雖穢雜之語不可無所自也原涉傳子獨不見家人寡婦一段柳子厚河閒傳之意也鼠璞元顧長卿讀柳文曰嗟君臣之際皆忍言之是不可以訓螺江日記卷六亦謂口孽引或說曰河閒與和奸音同則未是

懷忠賦

歐陽行周集中有懷忠賦序云丙寅歲貞元二年因受謫季冬之月次於殷墟歷關龍逢墓焉爲賦以弔先生以忠諫致命故以懷忠命篇云天生彼辛兮用殲覆於夏家按逢爲夏臣夏都安邑

此在殷墟辛亦紂名非桀名不可解豈逢葬朝歌耶然亦不甑來齋金石攷略卷上余庚子入秦過函谷關門數步路北山半有關龍逢墓碣僅三尺山頗陡絕則亦不在殷墟

杜牧之

牧之與池州李使君書云僕常念生百代之下未必爲不幸何者以其書具而事多也今之言者必曰使聖人微旨不傳乃鄭元輩爲注解之罪僕觀其所解釋明白完具雖聖人復生必挈置數子坐於游夏之位若使元輩解釋不足爲師安得聖人復生如周公夫子親授微旨然後爲學是則聖人不生終不爲學假使聖人復生卽亦隨而汨之矣此則不學之徒好出大言欺亂常人耳自漢以降其有國者成敗興廢事業蹤蹟一二億萬青黃白黑據實空有皆可圖畫攷其來由裁其短長十得四五

足以應當時之務矣不似古人窮天鑿元蹈於無蹤算於忽微然後能爲學也故曰生百代之下未必爲不幸也庸按牧之才人迺推崇北海如是蓋唐人爲學精注疏守家法不敢薄視漢儒至宋而石守道劉公是出始議注疏立新說遂有集矢康成者矣今之云康成解經而經晦及以麟鼓郊天凡造病康成者皆杜所謂不學之徒好出大言欺亂常人者也至於以讖解經信讖始於光武乃東京一朝之制爲下不倍歐陽文忠議刪之宋時可耳使生於炎劉敢昌言排之如桓譚乎

秋聲賦

今人傳誦者歐陽文忠作耳劉賓客文集秋聲賦序云相國中山公賦秋聲以屬天官太常伯唱和俱絕然皆得時行道之餘興猶有光陰之歎況伊鬱善病者乎吟之斐然以寄孤憤又會

昌一品集亦有秋聲賦是唐人賦此者不知幾篇也猶之劉賓客陋室銘亦皆傳誦按新唐書崔沔傳嘗作陋室銘以見志在劉前

陳芳威梓

少陵逸事甫十餘歲夢人令采文石於康水依言得一石文云詩王本在陳芳國九夜捫之麟篆熟聲振扶桑肩天福本雲仙雜記卷一注出文覽宣室志卷二云吏部侍郎韓愈長慶四年夏以病不治務至秋九月免疾益甚冬十一月於靖安里晝臥見一神人長丈餘被甲仗劍佩弧矢儀形甚峻至寢室立於榻前久而謂愈曰帝命卿來討事愈遽起力疾正冠揖之曰臣不幸有疾敢遽見帝神曰威梓國絕域遠夷部落繁聚世與韓氏爲讎而乃騁悖肆姧覬覦中夏今將討之非力不給卿以爲何

如愈曰臣願從大王討之神人頷之而去於是書其詞揭於座右終不能解至十二月而卒按俚鄙之言不足稱引第生自陳芳殄討威梓卻是絕妙儷句自來無人拈用王惺齋讀韓記疑謂退之遺命見於李翶行狀皇甫湜誌張籍祭詩何嘗有此怪異也

蟹志

陸天隨蟹志中云蟹始窟穴於沮洳中秋冬交必大出江東人云稻之登也率執一穗以朝其魁然後縱其所之蚤夜觱沸指江而奔漁者緯蕭承其流而障之曰蟹斷斷其江之道焉爾然後扳援越軼遯而去者十六七既入於江則形質寖大於舊自江復趍於海如江之狀漁者又斷而求之其越軼遯去者又加多焉既入於海形質益大海人亦異其稱謂矣末云百家小說

沮洳也孟軻荀楊聖人之濵也六籍者聖人之海也茍不能捨
沮洳而求濵以至於海是人之智反出水蟲下人讀此志以爲
志螯猶志學云耳顏蕘云此天隨子不得志於場屋之所爲作
也沮洳者士在鄉里也秋冬交解試之期也執一穗以朝其魁
者求有司取解也漁者主司也緯蕭者棘闈也扳援越軼者關
節也遯而去者解額外不得舉之士也形質寖大者得解麗然
而大也復趨於海指京師也漁者又斷而求之南省知貢舉也
遯去又加多焉者唐進士試率二十五人下第者眾也形質益
大異其稱謂者登第授官也以蟹喻解新且酷然千年來讀壓
文無解此者此評亦天隨所謂抉摘刻削露其情狀使不能隱
伏天所致罰者哉

皮襲美文

皮日休襄州孔子廟學記中云後天地而生知天地之始先天
地而歿知天地之終按鶡冠子泰錄篇云後天地生然知天地
之始先天地亡然知天地之終能天篇云故聖人者後天地而
生而知天地之始先天地而亡而知天地之終宋以前文人博
涉子史不嫌點化前人成語此類正多歐蘇出而此爲厲禁文
體日潔反易廦究矣又按唐文粹卷五十程浩扶風縣文宣王
廟記已有此四語浩記在大歷二年丁未是襲美又本之程非
但鶡冠也升庵全集卷四十七云碑尚在扶風縣今傳爲皮日
休誤矣 庸按皮記在襄州程記自在扶風殆升菴誤記觀文宣
王廟記而楊作夫子廟碑可證

孫可之復佛寺奏

奏中云是則中戸不十不足以活一髡武皇帝元年籍天下羣

髡者凡十七萬夫以十家給一髡是編民百七十萬困於羣髡
矣又云借如陛下以五百萬給天下之兵今欲又以一百七十
萬給於羣髡是六百七十萬無羨賦矣句奇語拗論事最爲警
徹隨園隨筆卷二十五謂用貢禹封事以上農計之是七十萬人受
其饑庸按後漢書孔融傳建議肉刑曰紂斮朝涉之脛天下謂
爲無道夫九牧之地千八百君若各刖一人是下常有千八百
紂也晉書卷三十刑法志載應劭刪定律令表曰紂斮云云八句全同不知何故魏志高柔傳注引
魏名臣奏柔上疏云今禁地廣輪且千餘里臣下計無慮其中
有虎大小六百頭狼有五百頭狐萬頭使大虎一頭三日食一
鹿一虎一歲百二十鹿是爲六百頭虎一歲食七萬三千頭鹿
也使十狼日共食一鹿是爲五百頭狼一歲共食萬八千頭鹿
鹿子始生未能善走使十狐一日共食二子比至健走一月之

聞是爲萬狐一月其食鹿子蒔頭也大凡一歲所食十二蒔頭其雕鶚所害臣置不計以此推之終無從得多不如早取之爲便也鴻文無範恣於川似皆可之所本高疏太平御覽九百六引魏名臣奏作黃觀嚴氏可均全三國文兩收之云疑當時兩人連名張采三國文謂本傳所上疏不同疑是續上

樊紹述文

道光後迄今文章家猷桐城派之易入庸淺李包龔魏淺薪諸家出遠紹周秦諸子其論有是有非其文亦有當有不當非專主一家言也不解後之稱述者忽舉而歸之樊紹述一人不曰能爲魁紀公家言讀者口鉗舌撟則曰古澀奧衍如樊宗師如吾鄉趙之謙亦其一也庸按韓集卷三十四南陽樊紹述墓誌銘云從其家求書得書號魁紀公者三十卷曰樊子者又三十卷春

秋集傳十五卷表牋狀策書序傳紀誌說論今文讚銘凡二百九十一篇道路所遇及器物門里雜銘二百二十賦十詩七百一十九今世所傳樊文僅絳守居園池記及縣州越王樓序二篇餘悉泯滅絳記奇澀詰曲歐陽文忠詩所謂包斷欲學盤庚書者也縣序亦然二文乃二百九十一篇之二度其餘亦猶是魁紀公自爲一書與樊子殆自成一家言異於文集書既不傳後人烏從而爲之乎國史補雖云元和之後文章則學奇於韓愈學澀於樊宗師然歐陽已斥爲奇怪隱居通議卷十云唐樊宗師作絳守居園池記好怪者多喜其奇古以予觀之亦何奇古之有磽戛磊塊類不可讀如第一句曰絳即東雍爲守理所猶爲可曉第二句曰宲參實沈分第三句曰氣蓄兩河潤便已作怪第四句曰有陶唐冀遺風餘思纔覺平順第五句則又曰

晉韓魏之相剝刮云云自此而下皆層疊怪語矣其末曰考其臺亭沼池之增蓋豪王才侯襲以奇意相勝至今過客尙往往有指可創起處予退常吁後其能無果有不補建者池由於煬反者雅文安發土築臺爲拒幾附於汚宮水本於正平軌病井鹵生物瘠引古沃瀞人便幾附於河渠嗚呼爲附於河渠則可爲附於汚宮其可書以薦後君子以上皆結語而不知意落何處凡文章必有樞紐有脈絡開闔起伏抑揚布置自有一定之法今徒以詭異險澀難讀爲工其於六經簡嚴易直之旨合乎否也又曰今樊文作意求新殆近於怪惟求其不可讀而不望其必可傳其去經也遠矣律以從順未知其何如而世或稱其奇古至篤嗜而不置何也吳師道絳守居園池記注云按紹述文甚多鮮有傳是篇獨爲好事者蓄示詭異折僨淺以資笑甚

矣人情之好奇也又云周誥殷盤有奧義缺文焉是誠不可以意通也而此之節夷以艱襲昭以幽易常以異徐而察之可見矣彼解者疲精竭力而猶惑焉則樊子豈非過人者哉 庸謂記文末段非不可解通議以開闔起伏常法格之宜不知意落何處今之篇嗜而不置者卽吳所謂節夷以艱襲昭以幽易常以異者也特不可以爲魁紀公家言耳江上蹇姿務牆蹇士皆以爲然

韓歐文駢語

好雲樓初集卷二十八襍識之二云昌黎與崔羣書鳳皇芝草賢愚皆以爲美瑞青天白日奴隸亦知其淸明於散文用駢語後來古文家以駢語爲厲禁不思魏晉以前初不分駢散爲兩途分之自韓柳始而昌黎亦且屢用如此 庸按居士集卷十四思潁詩

後序末云不類倦飛之鳥然後知還惟恐勒移之靈卻回俗駕云爾亦駢語也

吳子華祭陸魯望文

摭言卷吳融祭魯望文略云大風吹海海波淪漣涵爲子文無隅無邊長松倚雪枯枝半折挺爲子文直上橫絕風下霜晴寒鐘自聲發爲子文鏗鏘杳淸武陵深杳川長晝白閒爲子文渺泓岑寂豕突禽狂其來莫當雲沈鳥沒其去倏忽膩若凝脂輭於無骨霏漠漠澹涓涓春融洽秋鮮妍觸即碎潭下月拭不滅玉上煙云云 肅按此文無首尾故定保首有略云尾有云云今吳集僅傳唐英歌詩三卷文已佚全篇它籍亦未載郭頻伽纂唐文粹補遺入之卷六不注所出且不言其略皆非橫絕作顛絕亦誤

三皇不足六五帝不足十

三皇不足四五帝不足六本燕丹子荆軻曰高欲令四三王下欲令六五霸見文選景福殿賦注舊唐書文苑謝偃傳獻惟皇誠德賦有云唯賢是輔唯人是恤則三皇不足六五帝不足十較荆卿語又翻空出奇而人罕援引之

宋文冗長

李安谿曰文字扯長起於宋人長便薄太公丹書行幾多大禮說出來纔只四句箕子洪範三才俱備纔一千四十三字老子道德經不知講出他的多少道理纔只五千言宋人一篇策便要萬言是何意思_庸按文貞此條論文則是而以訊宋人之萬言策則未攷也蘇文忠公答李端叔書云軾少年讀書作文專爲應舉而已旣得及進士第貪得不已又舉制策其實何所有

而其科號爲直言極諫故每〻然誦說古今考論是非以應其名耳人苦不自知旣以此得因以爲實能之故曉曉至今坐此得罪幾死所謂齊虜以口舌得官眞可笑也然世人遂以軾爲欲立異同則過矣矣論利害攙說得失此正制科人習氣据此則應制科自有程式旣名極諫能如丹書之簡乎阮咸之三語椽將駕太公而上之矣且唐時尚有百篇科賦詩至百豈能篇篇精當上以此設科士以此應正文忠所謂設法取士不過如此也惟風氣所流疏皆冗長讀者尚不能終篇以之陳人主之前庸有濟乎若以咎對策之非則何不取北宋人別集而一覈之集集皆有不獨三蘇也退菴隨筆卷十九採安谿語錄又採文忠此書前後僅隔八紙自相違反殆隨筆採剟不一加審正者矣

又

古歡堂雜著二十一史條云文弊於宋奏疏至萬餘言同列書生尙猒觀之況人主一日萬幾乎其爲當時將相行狀墓銘諸碑皆數萬字朱子作張魏公浚行狀四萬字猶以爲少流傳至今蓋無人能覽一過者繁冗故也南豐爲人後救災等議誰能記誦乎　庸按繁冗故也以上皆本升菴外集卷五十二下云元人修宋史亦不能删節爲反賊李全一傳凡二卷六萬餘字雖覽之數過亦不知其首尾何說起沒何地宿學尙迷焉能曉童稚乎升菴此條行文冗長者不可不知然宋之制科策問每有數百言舉條而對勢非數千言不可蓋宋時體製如此而人君亦不嫌其長也蘇文忠登制科後與李端叔書云云可見以大科進者其上諫書必長文奏疏劄子宜簡要明韓文謂不可長長則

覽勿竟太文覽勿解則以有明諸帝通曉文字者少爲武宗言之不可以是論宋文優劣也

朋黨論譌字

論云後漢獻帝時盡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爲黨人及黃巾賊起漢室大亂後方悔悟盡解黨人而釋之然已無及矣又云能禁絕善人爲朋莫如漢獻帝兩獻帝皆譌沈歸愚曰至獻帝獄已解矣文中偶誤用于光華曰應是桓靈二字按後漢書黨錮起於桓帝延熹九年丙午牢修上書誣告李膺等殺成瑨劉瓆捕李膺杜密部黨二百餘人下獄後策免太尉陳蕃於是中常侍威震天下善類一空次年丁未改元永康六月以尚書霍諝城門校尉竇武請赦黨人歸田里禁錮終身又二年爲靈帝建甯二年己酉十月以張儉鄉人朱並承望中常侍侯覽意旨上書告儉大

長秋曹節因此諷有司復治鉤黨殺前司隸校尉李膺等百餘人海內行節之士宦官槪目以黨人無得免者四年辛亥帝冠赦惟黨人不赦又七年爲熹平五年丙辰永昌太守曹鸞上書大訟黨人帝詔檻車收鸞殺之於是又詔州郡更考黨人禁錮五屬又八年甲子爲中平元年黃巾賊起北地太守皇甫嵩中常侍呂強請弛黨禁從之又五年己巳四月靈帝崩王子辨卽位九月董卓廢辨立辨弟陳留王協是爲獻帝黨事始於甘陵汝南成於李膺張儉海內塗炭二十餘年則爲桓靈而非獻帝明矣

學書如泝急流乃歐陽文忠語非東坡南宮

稗海本東坡志林卷九云自蘇子美死遂覺筆法中絕近年蔡君謨獨步當世往往謙讓不肯主盟往年予嘗戲謂君謨云學書如泝急流用盡氣力船不離處所君謨頗諾以爲能取譬今

思此語已二十餘年覺何如哉近刻東坡全集卷 標題作記與君謨論書字句小異船不離處所作不離舊處二十餘年作四十餘年覺何如哉作竟何如哉 庸按歐陽文忠全集卷一百三十試筆云往年予嘗戲謂君謨學書如泝急流用盡氣力不離故處君謨頗笑以爲能取譬今思此語已二十餘年竟何如哉志林出後人依託此上一條首云歐陽文忠論書云蓋即錄試筆志林本不誤全集不察誤收之此類甚多安得取宋人別集一一校還之王文誥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總案一卷嘉祐二年時蔡襄以善書名天下亦引公爲重小注即引此記而云此記作於嶺外而與君謨始遇於都門當在此時亦未攷歐集也徐世溥答牧齋論古文書則作米元章語尤誤

老蘇諫論

老蘇諫論二篇指陳嚴切魏叔子書後更益其所未盡世爭以爲奇作按杜牧集中有與人論諫書云今人平居無事朋友骨肉切磋規誨之間尙且旁引曲釋亹亹繹繹使人樂言其不善而樂行其善況於君臣尊卑之閒欲因激切之言而望道行事治者乎故禮稱五諫而直諫爲下文氣淩厲詞意婉和實爲蘇魏二家藍本又晉書卷八十八孝友劉殷傳殷極戒子曰事君之法當務幾諫凡人尙不可面斥其過而況萬乘乎夫犯顏之禍將彰君過宜上思召公咨商之義下念鮑勛觸鱗之誅也一段又爲牧之所本

老泉非明允號

王文誥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總案卷一老泉者公以稱其父之墓也集有老泉焚黃文可證卷十六元豐元年戊午正月作時惟蘇氏子孫稱

之後兩宋文人震於其名皆相沿稱道遂謁以爲字舉目爲蘇老泉而有加以先生者矣肅按石林燕語卷十蘇子瞻謫黃州號東坡居士東坡其所居地也晚又號老泉山人以眉山先塋有老翁泉故云潛邱劄記卷二王忠文公集蘇友龍小傳屢稱老泉爲文公蓋不可誣也而卷四上老蘇集條則云楊用九自吳門歸以余好收書於時下榮本尤易致也購以餽余其籤題名曰老蘇全集而曰蘇老泉先生是父冒子號矣蓋蘇氏先塋有老人泉子瞻取以自號不知何年誤以稱老蘇一辨於葉石林郎止燕語再辨於焦弱侯見筆乘續卷六以家藏子瞻墨跡有東坡居士老泉山人圖書證尤妙此尚不曉何以刊爲又云越明年庚辰首春戴唐器書來憶東坡得鍾山泉公書寄詩爲謝曰寶公骨冷喚不聞卻有老泉來喚人果老蘇號老泉坡敢於僧泉公者稱曰

老泉乎眞解頤新語惜不令焦文端聞之也庸按嘉祐集有老翁井銘并序又有老翁井詩無作老人泉者梅聖俞老翁泉詩曰泉上有老人東坡書梅聖俞云家有老人泉不知何以互異文忠又有送賈訥倅眉七律二首其次起云老翁山下玉淵回手植青松三萬栽自注先君葬於蟇頤山之東二十餘里地名老翁泉至老蘇宋時已譌稱老泉則焦文端所謂歐陽公作老蘇墓志但言人號老蘇而不言其所自號豈此號涉一老字而後人遂加其父耶沿譌至今大率以此公於其父始稱編禮公後稱宮師潛邸第二條足補葉焦所未備隨園隨筆卷十七云子由祭子瞻文曰老泉之山歸骨其旁而今人多指爲明允之稱蓋誤於梅都官詩詩話卷十五同亦未核梅詩不如此也魏季子文集卷九示兒讀尺牘引葉說似未備又按明允未與易名今人

或稱蘇文公乃文安之誤觀淳熙三年七月十三日趙雄請蘇文定公謚劄子云頃歲陛下加惠蘇軾賜謚文忠又太常博士章謙謚議云又有父文安先生爲之師有兄文忠公爲之師友可見隱居通議卷十三乃云三蘇皆得謚文老泉文安東坡文忠潁濱文定則誤之誤矣

張安國

王荊公集有祭張安國檢正文云君始從我與吾兒游又云吾兒逝矣君又隨之讀者但以爲荊公弟子與元澤交先後死耳然文中有能撓彊倔直諒明靖君仁至矣勇施而忘己君孝至矣孺慕以至死能人所難可爲君子等語其褒揚至此安國名諤偶讀東軒筆錄卷六張諤云云又云諤判司農寺又宋稗類鈔卷二諂媚門云王雱死有習學檢正張安國披髮藉草哭於柩前

曰公不幸未有子今郡君妊娠安國願死託生爲公嗣京師爲之語曰程師孟生求速死張安國死願託生其無恥誕詭荊公祭文殆以門下士阿好而忘其諂耶東軒筆錄卷七墨客揮麈卷三倦游錄皆云元澤生前嫁婦龐氏此郡君殆繼娶不知誰氏遺腹不知男子女子安國託生殆不必然徒留話柄爲後世譏歎耳

王介甫王文成文

香祖筆記卷十二王介甫很戾之性見於其詩文可望而知如明妃曲等不一其作平甫墓銘通首無兄弟字亦無一天性之語敘述扃略僅四百餘字雖曰文體謹嚴而人品心術可知唐宋八家文選取之可笑弇山堂別集卷十九王伯安作徐昌穀志文雖奇然至欲自尊其道而略其人材與履歷讀之若自爲一人

而非昌穀者其敘官乃云授大理評事葢昌穀在二甲授大理寺右寺副非評事葢當時制也昌穀詩自名家而今謂之非其至者則所謂至者安在 肅按介甫爲叔父臨川王君墓誌銘純以議論行之至情抑鬱銘辭簡古誌中凡三稱余叔父再稱叔父亾兄王常甫墓誌銘深以道德不博見於天下大志所欲論著未出而以傳不傳爲酷極誌中皆稱先生末云其弟皆似略本柳州祭太夫人文而獨於平甫誌不然不可解鹿門取之惜抱亦取之豈以文簡論爲非耶文成誌昌穀之學凡三變卒乃有志於道未見其止爲惜故當時在五子七子之例一切刊落不敘雖意在自尊其道而昌穀之爲人未嘗不見何至讀之若別爲一人弇州譏之似過至寺副之非評事則文成偶誤也

蘇文忠公策別去姦民篇云夫大亂之本必起於小姦惟其小姦而不足畏是故其發也常至於亂天下數句深識名言最得治體而實出管子權修篇云凡牧民者欲民之正也欲民之正則微邪不可不禁也微邪者大邪之所生也微邪不禁而欲大邪之無傷國不可得也特敬仲文氣寬博文忠以簡出之鎔鑄古書宜知此法

喜雨亭記

蘇文忠公喜雨亭記云亭以雨名志喜也庸按春秋穀梁傳僖公二年冬十月不雨傳不雨者勤雨也何休注言不雨是欲得雨之心勤三年春王正月不雨傳不雨者勤雨也夏四月不雨傳一時言不雨者閔雨也閔雨者有志乎民者也注文二年自十有二月不雨至於秋七月傳歷時而言不雨文不憂雨也此

憂雨故時時別言之六月雨傳雨云者喜雨也喜雨者有志乎民者也文忠名定正用穀梁傳公時二十三簽判鳳翔誰謂文忠少年登第疏於經學哉勤雨閔雨後人亦未有用者宜道光丁未　朝考詩題喜雨志乎民通場知出處者止南昌萬太史良一人也又按文不憂雨也下傳不憂雨者無志乎民也注僖公憂民歷一時輒書不雨今歷四時乃書是不勤雨也與此傳互相發明勤釋文引麋氏音覲集韻去聲二十二稕勤渠吝切憂也春秋傳勤雨今韻去聲十一軫十二吻失收

赤壁

東坡集卷六十八記赤壁云黃州守居之數百步為赤壁或言即周瑜破曹公處不知果是否又卷五十一與范子豐尺牘七云黃州少西山麓斗入江中石室如舟傳云曹公敗所所謂赤壁者或曰

非也時曹公敗歸華容云云今赤壁少西對岸即華容鎮庶幾
是也然岳州復有華容縣竟不知孰是 廚 按據此二條則赤壁
賦所云乃姑以是爲文字波瀾後人動言赤𡺎非赤壁誚東坡
昧於地理何耶墨莊漫錄九卷黃之赤壁土人云本赤鼻磯也故
東坡長短句故壘西邊人道是三國周郎赤壁則亦是傳疑而
云也古文集評引潘稼堂赤壁詩云亦知孫曹爭戰處遠在鄂
渚非齊安聊借英雄發感慨移山走海騁筆端可謂知言
廣輿記蘇指黃州赤鼻山爲赤壁劉備居樊口進兵逆操遇於
赤壁則赤壁當在樊口之上又赤壁初戰不利引次江北則赤
壁當在江南今江漢間言赤壁者五漢陽漢川黃州嘉魚江夏
惟言嘉魚者合於史
靑門麓稾七卷遊黃州赤壁記云豈文人之言少實而多虛雖子

瞻不免耶青門旅稾卷三送翁武原詩序云子瞻博極羣書不嘗從俗譌鼻為壁豈其撫江山之如昨悲英雄之易逝偶借以發一時憑弔之感其誤謬有不足深論者耶

管城碩記卷十九云續明道雜志周瑜破曹公於赤壁云陳於江北而黃州江東西流無江北至漢陽江西北流復有赤壁疑漢陽本瑜戰處東坡賦以孟德之困於周郎為在黃州誤也此本苕谿漁隱叢話後集卷二十八元和志赤壁山在鄂州蒲圻縣西一百二十里北岸烏林與赤壁相對杜牧詩烏林芳草合赤壁飽帆開是也捫亭詩話卷八杜牧之寄李岳州詩合作遠飽作健在今嘉魚縣非黃州赤鼻也與徐異而齊安晚秋詩有可憐赤壁爭雄渡之句郝注赤壁屬黃州隋黃州本南齊齊安郡是誤始於牧坡賦又以牧誤也位山亦未檢文忠全集故以為誤於牧詩耳

管仲無後

東坡史評管仲無後條予讀其書大抵以魚鹽富齊耳子然後知管仲所以無後於齊者又云利之不可與民爭也如此桑宏羊滅族王鉷楊慎矜王涯之徒皆不免於禍孔循誅死有以也夫庸按湛園札記引百詩檢史記注世本管敬仲非無後文忠此評蓋指新法病民之徒意別有在借管子發之耳西堂雜俎一集卷八東坡志林亦云坡公此論爲王介甫而發然自至言以劉晏之才猶至殺身能利人不能利己也他可知矣

六一居士集敘

蘇文忠公六一居士集敘云愈之後三百有餘年而後得歐陽子沈歸愚八大家文選謂唐憲宗至宋仁宗一百餘年以文忠爲末核庸按元和元年丙戌至天聖元年癸亥凡二百十八年

文公卒於穆宗長慶四年甲辰下逮眞宗景德四年丁未歐陽文忠生相距實一百八十四年沈評亦未核然文忠行文泉湧濤發正不假僂指計秝也

蘇文忠公墓志銘

晁公武東坡先生祠堂碑記云公武聞諸世父景迂生崇甯間賊臣擅國顛倒天下之是非人皆畏禍莫敢莊語公之葬也少公莭門銘其壙亦非實錄其甚者以賞罰不明罪元祐以改法免役壞元豐指溫公才智不足而謂公之後逐出其遺意蔡確謗讟可赦而謂公之進用自其選擢章惇之賊害忠良而云公與之友善林希之誣詆善類而云公常汲引之烏虖斯銘若然則公之上清儲祥精忠粹德之碑及諸奏議著述皆誕慢歟此段亦見清波雜志卷上晁子止條又云昔陳仲弓送中常侍父之葬非以爲賢從

者詈楚公子曰隸也不力非以爲不肖皆有爲而發而少公之意或出於此非耶後世不知其然惟斯是信則爲盛德之累大矣按欒城集文忠墓誌銘云公舊善門下侍郎司馬君實及知樞密院章子厚二人冰炭不相入子厚每以詭侮困君實君實苦之求助於公公見子厚曰司馬君實時望甚重昔許靖以虛名無實見鄙於蜀先主法正曰靖之浮譽流播四海若不加禮必以賤賢爲累先主納之乃以靖爲司徒許靖且不可慢況君實乎子厚以爲然君實賴以少安既而朝廷緣先帝意欲用公除起居舍人公起於憂患不欲驟履要地力辭之見宰相蔡持正自言持正曰公徊翔久矣朝中無出公右者公固辭持正曰今日誰當在公前者公曰昔林希同在館中年且長持正曰希固當先公耶卒不許然希亦由此繼補記注又云君實爲人忠

信有餘而才智不足知免役之害而不知其利欲一切以差役代之方差官置局公亦與其選獨以實告而君實始不悅矣嘗見之政事堂條陳不可君實忿然公曰昔韓魏公刺陝西義勇公爲諫官爭之甚力魏公不樂公亦不顧軾昔聞公道其詳豈今日作相不許軾盡言耶君實笑而止公知言不用乞補外不許君實始怒有逐公意矣會其病卒乃已時臺諫諸官多君實之人皆希合以求進惡公以直形己爭求公瑕疵旣不可得則因緣熙甯謗訕之說以病公公自是不安於位矣又云嘗侍上讀祖宗寶訓因及時事公歷言今賞罰不明善惡無所勸阻又黃河勢方西流而强之使東夏人寇鎭戎殺掠幾萬人帥臣掩蔽不以聞朝廷亦不問事每如此恐寖成衰亂之漸當軸者恨之公知不見容乞外任四年以龍圖閣學士知杭州時諫官言

前筆相蔡持正知安州作詩借郝處俊事以譏刺時事大臣議逐之嶺南公貽疏言朝廷若薄確之罪則於皇帝孝治爲不足若深罪確則於太皇太后仁政爲小累謂宜皇帝降勅置獄逮治而太皇太后內出手詔赦之則仁孝兩得矣宣仁后心善公言而不能用按文定銘曰撫我則兄誨我則師撰述雍幽何如鄭重雖羣姧猶熾不免孫辭然豈畏禍而忍顛倒是非語非實錄以誣其兄者王文誥蘇詩編注集成云云自元豐八年十二月自登州召還至元祐元年八月凡九閱月無日不在攪擾之中而羣小之攻元祐者亦於此時附和變法干進雜沓莫辨矣墓誌於此處連下君實始不悅矣有逐公意矣自是不安於位矣三句以臺諫多君實之人皆希合求進二句爲綱領截淸九月情形并該括前後九年朝局在內蓋不欲著之而又不欲失

此意故爲拖沓之筆以曉後人也本傳删去此意全失之矣王氏之言最得文定撰誌苦心景迂慕温公爲人故不滿文定子止述之乃一家言反非實錄矣記見續古文苑精忠應作忠清景迂作遷皆誤

南豐王容季墓志銘

元豐類稾卷四十二王容季墓志銘云初子直之遺文深甫屬予序之數年又序深甫之文復數年耳而容季葬有日其仲兄固子堅又屬予銘其墓而且將敘其文嗚呼非其可哀也夫肅按仲兄當作叔兄容季兄弟凡五人回深甫向子直固子堅同冋容季固次三非仲也且上文已有仲兄向子直句則此句之誤可證義門讀書記不言或何所見南豐類槀本尙未作仲

張橫浦文

中吳紀聞卷九程詠之宰崑山修縣庠張無垢作記中云熟誦孔子若聖與仁則吾豈敢之說子夏掬溜播灑之說孟子徐行後長之說以求孔子之心可也是謂孔子之學庸按掬溜播灑四字不經見以上下句例推之或是灑埽應對横浦易之別有出耶

陸渭南集

跋李莊簡公家書云李丈參政罷政歸鄉里某年二十矣時時來訪先君劇談終日每言秦氏必曰咸陽憤切忼慨形於色辭一日平旦來共飯謂先君曰聞趙相過嶺悲憂出涕僕不然謫命下青鞵布韈行矣豈能作兒女態邪方言此時目如炬聲如鐘其英偉剛毅之氣使人興起後四十年偶讀公家書雖徙海表氣不少衰丁甯訓戒之語皆足垂範百世猶想見其道青鞵

布襪時也林西仲云此跋覺莊簡鬚眉欲動千載如生　庸按老學庵筆記一卷　李莊簡公泰發奉祠還里居於新河先君築小亭曰千巖亭盡見南山公來必終日嘗賦詩曰家山好處尋難徧日日當門只卧龍欲盡南山巖壑勝須來亭上少從容每言及時事往往憤切興歎謂秦相曰咸陽一日來坐亭上舉酒屬先君曰某行且遠謫矣咸陽尤忌者某與趙元鼎耳趙既過嶠某何可免然聞趙之聞命也涕泣別子弟某則不然青鞵布襪卽日行矣後十餘日果有藤州之命先君送至諸暨歸而言曰泰發談笑慨慷一如平日問其得罪之由曰不足問但咸陽終誤國家耳筆記但述舊聞跋則較爲遒勁古人文字每有草創稾與定本不同者新河卽今所謂新河街千巖亭久廢

李延平集

李延平集吳方慶先生行狀云政和五年升貢太學內舍宣和三年何渙榜登科臺檄公考試昭武公試李綱之卷批云此子必能爲國了事擢爲解首 庸按忠定於政和二年壬辰登進士第下距宣和三年辛丑凡十年方慶方登第安有考試批卷之事不知延平何以有此

摩兜堅

麗澞薈錄卷十引宋濂摩兜堅箴曰摩兜堅愼勿言人各有心山高水深言出諸口禍隨其後惟口之則守之以默摩兜堅愼勿言 庸按潛谿集摩兜堅箴云昔李侍郎敦立嘗揭摩兜堅三字於坐隅摩兜堅者古之愼言人也其善於自防者哉爲著箴曰摩兜堅愼勿言口爲禍門昔人之云摩兜堅人各有心山高水深摩兜堅高不知極深不可測摩兜堅言隨諸口禍隨其後摩

兜堅鐘鼓之聲因扣而鳴摩兜堅不扣而鳴必駭衆聽摩兜堅
唯口之則守之以默是曰玄德摩兜堅摩兜堅愼勿言蔣氏節
錄十句似較簡絜第後人讀宋集者將疑爲衍文而删之矣酉
陽雜組一卷十廣知篇鄧城西百餘里有穀城穀伯綏之國城門
有石人焉刋其腹云摩兜鞬摩兜鞬愼莫言疑此亦同太廟金
人緘口銘褒矈閒評云唐劉洎少時常遇異人謂之曰君當佐
太平須謹摩兜堅之戒穀城門外有石人刻其腹曰摩兜堅愼
勿言故云此事載蘇魏公談訓堅鞬音近得通石人蓋翁仲之
類三字未必卽是人名段柯古所言蓋周時所立李侍郞揭於
坐隅卽本雜組潛谿不溯所出以爲古之愼言人似舛戾

誠意伯集

誠意伯文集二十卷以郁離子十八篇及詩集爲冠文如悅茂

堂詩序蘇平仲文集序書蘇伯修御史斷獄記後書劉禹疇行孝傳後天說上天說下茶窩說仿序卦　司馬季主論卜賣柑者言諭甌括父老文仿相如　嘉興路重修宣公書院碑銘數篇可誦他如贈醫學錄江仲謙序靈棋經解序松風閣記白雲山舍記尚節亭記買性之市隱齋記獨冷先生傳題王右軍蘭亭帖師子圖說樵漁子對仿進學解而益恣肆答鄭子季問齒愁鬼言仿送窮文擬選解雜解仿繫辭傳送窮文應和卿墓銘通篇用也字　石末公德政碑頌述志賦弔諸葛武侯賦通天臺賦諸篇則讀之少味矣

壽文入集不始震川

紀文達公遺集寄壽徐筠亭先生詩注云壽文入集始歸震川生日詩入集始羅昭諫張南山維屏松軒隨筆則云壽文之多無過震川按正集七十六首補集十六首餘集二十首共一百十二首　壽詩之多無過西河

庸按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六十九別集類陶學士集提要云世言祝壽之序自歸有光始入集攷此集已有二篇則不自有光始矣提要雜出纂修諸臣手經文達裁定始進呈寄徐詩時殆忘陶集故仍舊說曾文正公黃棃鄉師父母壽序則以爲始宋景濂吳仰賢小匏庵詩話云生日祝嘏起於後代唐人詩集中無題不備獨無祝嘏詞惟李郢有爲妻作生日寄意一律中云鴛鴦交頸期千歲琴瑟諧和願百年殊覺鄙俗陔餘叢攷卷二十四葉水心題蜀僧北澗集云集中有上生日詩不可傳於後是宋時猶以僞壽詩爲戒郎仁寶云輓詩盛於唐非無交而涕也壽詩盛於宋漸施於官府亦無未同而言者亦見懷麓堂詩話近時二作不論識與不識轉相徵求動成卷軸可恥也空同大復集中少之此過人矣

升菴文選

四庫全書總目升菴集提要云文雖不及其詩然猶存古法賢於何李諸家窒塞艱澀不可句讀者蓋多見古書薰蒸沈浸吐屬自無鄙語譬諸世祿之家天然無寒儉之氣矣按卓吾讀升菴集二十卷採其文三十五篇去取無義提要以爲坊本假託

鳳賦　戲作破蚊陳露布　古文參同契序　山海經後序

檀弓叢訓序　六書索隱序　選詩拾遺序　書品序文案有

丹鉛別錄序　水經序文案有　滇候記序文案有　大理府志序　劒州志序　雲南鄉試錄序　貴州鄉試錄序　周受菴詩選序　宋封君一嘿壽七袠序　送卞蘇谿偉歸敘州序

送趙從之序　送成都府胡同知承錫序　李白詩題辭　新都縣八陣圖記文案有明文在　兵備姜公志思記　新都縣重修儒

學記　楚雄府定遠縣新建儒學記　臨安府鄉賢祠記　丙江蕭氏雙節記　孝烈婦唐貴梅傳　樊敏碑跋　擬過秦論全集無　封建論外集　立賢無方論外集　魯之郊禘辨　與歐陽子重都憲書　謝歐陽子重書黎洲明文案祇十六篇與卓吾同者三　蒸市賦　戎旅賦　答李仁夫論轉注書全集無　答重慶太守劉嵩陽論書　倉庚傳　祭王舜卿文　祭張南園文全集無　碧嶢精舍記　五言律祖序　四書五經餘義序全集無　張愈光詩文選序全集無　轉注古音略序　趙東山春王正月辨跋一

升菴論文瑕瑜互見予所最愛者全集卷五十二古文引用條凡傳中引古典必曰書云詩云者正也左傳中最多又有變例如子産答子皮云子於鄭國棟也棟折榱崩僑將壓焉此乃引

周易棟橈凶之義而不明言易魯穆叔論伯有不敬云濟澤之阿行潦之蘋藻寘諸宗室季蘭尸之敬也此乃引有齊季女全詩之義而不明言詩蓋一法也又引書太誓所謂商兆民離周十人同者衆也據太誓原文云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省二十字作八字而語益矯健此蓋省字又一法也郤至聘楚辭享云百官承事朝而不夕此公侯所以干城其民也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及其亂也諸侯貪冒侵欲不已爭尋常以盡其民略其武夫以為己腹心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腹心此先言詩意而後引詩辭又一法也宋陳文簡曰古文取詩云詩取書云書蓋常體也或以康誥為先王之令（國語）周書為西方之書（又）以咸有一德為尹告（禮記）以大禹謨為道經（荀子）不曰仲虺之誥而曰仲虺之志（左傳）不曰五子之歌而曰

夏訓有之又直言鄭詩曹詩國語止稱洧曰武曰左傳或稱芮良夫又或稱周文公國語指那頌卒章爲亂辭又摘小宛首章爲篇目又數章之末章旣謂之卒章一章之末句亦謂之卒章左傳凡此似亦略施雕琢少變雷同作者放爲毋諂毋補陳氏之言予論有契焉故並載之升菴此條及文簡說最爲讀書者啟悟古文家亦不可不知若以禹謨爲道經謂荀子誤則宋人不知僞古文尙書與今不同不足異也

日而月之

升菴全集卷五十二唐文粹日而月之星而辰之本莊子尸而祝之社而稷之語然日月星辰語若出今人之口其不見笑也幾希

庸按卷三雲南鄉試錄序日而月之星而辰之彝而倫之文而章之四句實本之第賓彝倫二句然此種句法實不可訓雖唐人

本漆園後人未可用所謂娥眉未可妒況乃效其顰也

王弇州文

有明一代偁文章大家者不過數人王弇州司寇於後七子中學殖之博箸述之富最爲渠帥又以高位耆年先秦西漢之文虎視六合珠槃玉敦麾赴婁江獨震川歸氏以妄庸巨子訶之趙忠毅得四部稾一覽即散之邨姬玉茗亦塗抹無完膚泉虞山東鄉出谷相抨射弇山之光燄幾熄易代而後壇坫門戶俱空遂無人問津矣平心論之文之撫儗龍門似有套括塡寫者使人厭棄至匠心獨運之作色韻古雅掌故淹通實足與荆川方駕其眞實本領具在不能以毀譽掩也沈一貫有弇州稾選十六卷　四庫全書別集類提要云世貞才大學博自謂靡所不有方成大家故其正續四部頗傷蕪雜晚年悔其少作未

及手自删定一貫是編別裁澄汰意在擷其菁華而宗旨所歸仍尊秦漢而薄唐宋終未能棄短取長也其書存目而未著錄今尟傳本總集存者如明文徵明文案明文授讀明文在山曉閣明文選文致諸書所收多寡互見予比而錄之都五十九篇爲一卷芳稡既翦嘉穎鋪棻後之論次明文者不得不推爲一大家若滄溟孤峭乃孫樵劉蛻一流南溟副墨大而文涉應付未足倆鼎足焉辛酉四月三日

土木賦 四部稾卷 明文案十 四篇

白鸚鵡賦 四部稾 明文案

老婦賦 四部稾 文致四篇

廣聖主得賢臣頌 四部稾續集 明文徵三十三篇

開國功臣贊 四部稾卷一百一 明文徵

太宗功臣贊 四部稾卷一百一 明文徵

震川先生贊 四部稾 明文案

研銘 四部稾卷百三 明文徵

墨銘 四部稾卷百三 明文徵

讀元史 四部稾卷百十二 明文徵

讀莊子 四部稾卷百十二 明文徵

人問 四部稾卷百十二 明文徵

藺相如完璧歸趙論 四部稾 山曉閣明文選卷十二入首

復清容軒記 四部稾 明文案 文致

求志園記 四部稾 明文案

仲宣樓記 四部稾 明文案

綠竹堂記 四部稾 明文在 七篇

養餘園記 四部稾 明文在

閱武堂記 四部稾 山曉閣明文選

思貽堂記 四部稾 山曉閣

先伯父靜菴公山園記 四部稾 山曉閣

合刻管子韓非子序 四部稾 山曉閣

戰國策譚棷序 四部稾 明文案 明文授讀卷三十一 二篇

內閣輔臣年表序 四部稾 明文徵 續集卷四十九

柱國表序 四部稾 明文在

萬姓統譜序 四部稾 明文徵 卷六十五

古今謚法通紀序 四部稾 明文徵 卷七十一

戚將軍紀效新書序 四部稾 明文徵 卷六十五

古今法書苑序 四部稾 明文徵 卷六十一

宗子相集序 四部稾 明文案 明文授讀卷三十三

胡元瑞綠蘿館詩集序 四部稾續集 明文徵

西陵董媛少玉詩序 四部稾續集 明文徵

胡子衡齊序 四部稾續集 明文徵

送趙汝師太史還朝序 四部稾續集 明文徵

賀崌崍張公平難峻遷序 四部稾 明文在 山曉閣

奉賀少師元輔華亭徐公壽序 四部稾卷六十二 明文徵

大司寇景山錢公七十壽序 四部稾卷六十二 明文徵

爲孝廉顧道遹追壽父母序 四部稾卷六十二 明文徵 明文案

題八仙像後 四部稾卷六十二 明文徵

題葉秀才爲方氏復姓記後 四部稾 明文在

書白沙集後 四部稾 明文案

唐柳書西平王碑 四部槀 明文在

寄敬美弟 四部槀續集 明文徵

上少保高陳二公書 四部槀卷一百二十三 明文徵

追與故憲副宗子相書 四部槀卷一百十九 明文徵 明文案

與徐子與書 四部槀卷一百十八 明文徵

答殷無美書 四部槀 文致

李于鱗先生傳 四部槀卷八十三 明文徵 山曉閣

書應生事 四部槀卷七十七 明文徵

書二館人事 四部槀卷七十七 明文徵

紀胡僉憲二義僕事 四部槀續集 明文徵

東明竺僧 四部槀 文致

南陽張許二公廟碑 四部槀 明文在 山曉閣

宗子相祠堂碑四部稾　明文案

明故翰林院侍讀學士掌南京翰林院事奉訓大夫華公墓碑四部稾卷九十七　明文徵

明故錦衣衛經歷贈奉議大夫光祿寺少卿青霞沈公墓誌銘四部稾卷八十六　明文徵　明文案

章質谷墓誌銘四部稾　明文案

祭黎惟敬少參文四部稾續集　明文徵

祭俞仲蔚文四部稾續集　明文徵

弇州山人四部稾

鳳洲文概僞史公者最可厭餘則殊多佳搆惜無人標舉之也如卷九十八先考思質府君行狀云相嵩與其子世蕃業得之冀以中府君而郎有某生唐荊川者久廢暴從倖臣文華起適以

請相嵩相嵩復陽鶴曰邊事弊乃爾耶於是指授兵部疏令某
生出按薊卒所以不練狀而某生至則風府君曰足下何所失
相君指耶府君唯唯旣行駐昌平再書貽府君曰不佞將入矣
何辭以復相君府君曰吾業已失相指何復爲且某長者吾不
敢以汗請竟不答而某生入爲疏則盛言戍卒當練不宜以調
發疲各邊而毀府君不事事相嵩嘗擬詔故盛其罪覓其罰要
府君以後效又卷一百二十三上太傅李公書云至於嚴氏所
以切齒於先人者有三其一乙卯仲冬仲芳兄且論報世貞不
自揣託所知師丁未王楞爲嚴氏解救不遂已見其嫂代死疏辭戇
少爲筆削就義之後躬親含斂經紀其喪爲奸人某某文飾以
媚嚴氏先人聞報彈指唾罵亦爲所詗其二楊某順爲嚴氏報
讎曲殺沈鍊奸罪萬狀先人以比壞之故心不能平閒有指斥

渠誤謂靑瑣之拜先人豫力必欲報之而後已其三嚴氏與今元老相公階徐方水火時先人偶辱見收葭莩之末渠復大疑有所棄就姧人從中構牢不可解以故練兵一事於擬票內一則曰大不如前一則曰一卒不練所以陰奪先帝之心而中傷先人者深矣二段文於分宜姧搆思質守正荆川讒陷曲曲傳出而筆力勁挺直可屈鐵皆從龍門田竇列傳得來雖欲不目爲佳文不得矣姧人某某汪師韓讀書錄云刑部員外況叔祺劾忤失機者巡按方恪皆嵩黨也一卒不練四字爲唐疏原文見荆川集

屠赤水文

赤水毉玉茗堂集序云詩大難言矣思通淹緯者多乏天才才氣俊邁者或疏冥討氣韻高勝懼少體裁法律森嚴時減風致雄渾悲壯求之流利則窮淸儁蕭疏責以沈著多遜李意師心

託之自然迺如噉蔗都無回味腐豪斷髭命曰精思極苦棘澀不中宮商平澹和雅類有道之言或太嘽緩而無度急節哀響有快士之烈或傷悽切而不和豪宕激人或驟驚四筵無當獨賞幽冷自喜或止宜野唱不繩雅音夫詩烏有兼長哉曹劉顏謝沈宋李杜八子者皆不能兩相爲也夫詩烏有兼長哉庶其兼之今天壤之閒乃有義仍義仍意始不可一世歷下瑘邪而下多所睥睨余頗不謂然迺近者義仍玉茗堂出余一見心折世果無若人無若詩多所睥睨非過也肅按赤水文沿王李派頗嫌破碎此序前半八層排偶層層對勘抉擿盡致而句調變換不嫌排亦不覺堆垛其筆勝也棃洲文案序下云鄭人君房緯眞皆學四子之學者也君房之學成其文遂無一首可觀緯眞自歛無深湛之思學之未成而緯眞之文反以淸眞見長緯

眞隆字也赤水文未除詞藻而梨洲以爲淸眞亦猶離騷富豔昭明以爲淸絕滔滔眞知言哉淸眞在意不在詞否則郝學究橅仿歐曾一二轉折自以爲古文又艾千子之罪人矣

鍾退谷扇筬銘

香祖筆記卷六鍾銘云藏女逸女女曰棄捐吾烏見夫僕僕懷褎者之能終其天年哉余注其旁云殺君馬者路旁兒當下此一轉語 庸按柳州作三戒永某氏之鼠末云嗚呼彼以其飽食無禍爲可恆也哉潛邱劄記卷二此一句眞喚醒李斯 庸謂鍾銘亦本此文筋引古樂府猶多此一轉也

左忠毅公疏

左忠毅公光斗上足餉無過屯田疏云虞文靖建議于宋泰定之時又云宋末年東南有梗始思虞文靖之言倣其意設海口

萬戶業已無及勝國末季乞張士誠貸米數百斛反覆告急僅乃得之而終無救於亡矣 肅按元末海運道梗乃用虞集言設萬戶正勝國末季事疏以一事爲二事又移之於宋殆倉卒筆誤也

黃漳浦文誤

漳浦黃忠端集有邑侯汪彥輔制義後序云裴晉公與退之同事淮西未嘗一賡篇什司馬溫公與子瞻同居玉局未嘗一論文字 肅按昌黎集有奉和裴相公東征經女几山下作七絕一首晉公原倡未見据蔡寬夫詩話云白樂天集載其一聯云待平賊壘報天子莫指仙山示老夫又有晉公破賊回重拜台司以詩示幕中賓客愈奉和七律一首其後又有奉使鎮州行次承天行營奉酬裴司空七絕一首奉和僕射裴相公感恩言志

五律一首和僕射相公朝迴見寄五律一首是昌黎與晉公雅
契同涉艱危樹功業其於當時朝局元老苦心有知之最深者
故篇什往還頗多李漢輯公集未必悉見不獨淮西幕府刁斗
聲中傳箋擊鉢好整以暇也漳浦云未嘗一覩篇什何耶至蘇
文忠公提舉成都玉局觀乃南遷赦還奉祠事漳浦殆以溫公
罷免役復差役差官置局詔東坡與議與玉局并爲一事公集
有熙甯十年范鎮自洛還得司馬光寄題超然臺詩公與溫公
書又有讀司馬光所寄獨樂園記作詩與書皆五月六日事後
此詩入烏臺詩案舒亶論光罪當誅神宗不聽猶罰銅二十觔
元豐七年在黃州有與司馬君實書八年六月過潤州又有與
溫文書是時溫公已薦公起知登州十二月還朝與溫公論役
法不合是文忠於文正和而不同正其守正獨立處與楊元素

書三十七所謂昔之君子惟荆是師今之君子惟温是隨所隨不同其爲隨一也老弟與温相知至深始終無間然多不隨耳致此煩言蓋始於此然不得謂其未嘗一論文字也此段必忠端有爲言之否則綮集者之謬若謂留侯因人成事之詩則爲吳三桂而發非全不識東西者全謝山題後以爲僞作非也

宜興盧忠烈公

公生於萬歷二十八年庚子三月四日四十六年戊午年十九補諸生天啟辛酉壬戌連捷癸亥授戶部主事（儲傳云甲子）出視臨清清源倉升員外三年出知大名崇正庚午進副使升大名兵備道半年辛未加按察使甲戌三月升右僉都御史代蔣允儀撫治鄖陽四月二十日任乙亥五月升左副都御史（儲作七月誤）代唐暉撫湖廣六月二十七日任八月加總理直南東川湖五省

軍務儲作十月誤十月十八日任尋解任十二月加督山西陝西丙子七月二十八日入援京師升兵部右侍郎代者王家楨九月二十二日以兵右侍督宣大山西代梁廷棟九月初一日任戊寅五月朔聞父赴六月三日以陳新甲代七月朔加兵部尚書九月二十九日總督天下援兵十二月降兵侍二十二日戰死賈莊儲作十二年卅九儲在陸撰公傳論謂官書野乘及公事者皆疏屚歲月多不同舛異而傳公督宣大在任洪同安松山敗降之後則相距五年謬之甚矣爰參攷公集爲臚出處本末略如右翼騆稗編卷二熊經略條云萬歷閒熊督學南畿歲試憂心悄悄慍于羣小題列公七等決爲旋乾轉坤第一手以示超越凡流按襄愍以萬歷辛亥督南畿學旋中蜚語罷歸越八年戊午忠烈始補諸生學道非襄愍俗語無稽不足辨詰也

黎美周文

蓮鬚閣集中禺峽遊記云其望之翕蔚懃莽幽奥莫測者歸猿洞也袁姬者故唐孫恪妻挈而南依番禺帥經此忽舍二子別恪化爲猿留玉環與僧認爲太眞妃子故物事見宋劉義慶記

按袁姬事在廣德中見唐顧夐所作袁氏傳明何良俊語林探之坊本續世說新語竄入語林數則牽混不注所出黎氏誤謂義慶記而忘其時代之傎倒耳

裁衣者說

歸田瑣記卷七引蔣伊臣鑒錄云嘉靖中京師縫人某姓者擅名一時所制長短寬窄無不合度嘗有御史令裁公服跪請入臺年資御史曰你裁衣何用知此曰公輩初任雄職意高氣盛其體微仰衣當後短前長任事將半意氣微平衣當前後如一及

任久欲遷內存沖挹其容微俯衣當前短後長不知年資不能相稱也按明文授讀卷十三周容裁衣者說云崇正初京師尙恬熙也其矜體貌有厲成者以裁衣名著非赫然右職不能得其一日暇又云成乃曰予固未嘗爲冗員外僚治衣也治必右職右職各有體不止修短肥瘠閒也須審其資衆曰何資曰官資衆愕然成曰凡人初登右職其氣盛盛則體仰衣須前贏於後久之漸平矣又久久之心營遷擢思下人衣乃前殺於後故衣之適體當審官資之淺深資之淺深卽觀其人之俯仰予能一見而知之也此本一事而所言各殊臣鑒錄採座右編乃明人撰見寄園寄所寄卷十二引儆帚齋餘談載裁縫問答略同而遺其名茨山以爲崇正中殆傳聞偶誤讕言譏刺卻中情事文筆之殊則春酒堂集較爲簡古耳

廣師

亭林文集卷六廣師就所見十人許之按志林卷昔爲鳳翔幕過長安見劉原父留吾劇飮數日酒酣謂吾曰昔陳季弼告陳元龍曰聞遠近之論謂明府驕而自矜元龍曰夫閨門雍穆有德有行吾敬陳元方兄弟淵清玉潔有禮有法吾敬華子魚清修疾惡有識有義吾敬趙元達博聞強記奇逸卓犖吾敬孔文舉雄姿傑出有王霸之略吾敬劉元德所敬如此何驕之有餘子瑣瑣亦安足錄哉因仰天太息此亦原父之雅趣也吾後在黃州作詩云平生我亦輕餘子晚歲人誰念此翁蓋紀原父語也按文中排比十段實仿元龍非顧氏刱格也後堇浦諸公仿之至劉申甫禮部歲暮懷人詩小序亦云敦行孝友厲志貞白吾不如莊傳永思通造化學究皇墳吾不如莊珍藝述祖精研易禮

時雨潤物吾不如張皋文文采斐然左宜右有吾不如孫淵如議論激揚聰明特達吾不如惲子居博綜今古若無若虛吾不如李申耆與物無忤泛應曲當吾不如陸劭聞學有矩矱詞動魂魄吾不如董晉卿士錫皋文增數窮天地進未見止吾不如董方立心通倉籀筆勒金石吾不如吳山子育郎潛二筆謂宏聞劭學之士未有不躬躬黽黽集思廣益者信然

顧黃公春秋論

顧黃公白茅堂集卷十八春秋論起云天之將欲名大鹵而大原也聖人之教將欲衍乎四裔也則必先引而進之而徐而廣之也未云蓋天之欲名大鹵而大原也衍聖人之教於四裔也非欲大原名大鹵也非欲四裔亂聖人之教也明乎天道達乎春秋則自吾世而百世而千世安知不如是而已也而徒曰仲尼

嚴中外之防惕亦未觀乎天道之始終而憬然於其故也庸按
黃公此論有爲而作穀梁昭元年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傳
中國曰大原夷狄曰大鹵論藉此二句爲緣起非眞論春秋也
今四大洲將合爲一洲環地球可以舟行豈天之亦欲名大鹵
而大原引而進之徐而廣之耶豈聖人之教亦將衍乎四裔非
欲四裔亂聖人之教耶黃公時西法初入中國尙未盛行西人
亦未敢爲患中國忽爲此論意別有在不指西人然自吾世而
百世句似逆知有今日之事不能復嚴中外之防者然豈前知
耶抑發於不自知耶黃公負經世才其文不立間架不講腔拍
盡埽鍾譚兼埽歸茅破八家之藩籬而自成一種獨往獨來文
字包吞伯論文似本之邁堂至謂仍以王李爲歸宿則非也

西河文

西河合集張孔繡適吳筆記序其先大父曾相懷宗朝有名先
曾大父儀曹公文絕似子長其集爲三百年來行文家所罕見
又云所居在笠山之陰自號笠山邨叟庸按孔繡名黼見西河
歷下張蘆子集序大父名至發崇正朝入相與溫體仁薛國觀
並倂斥同曾大父名敬至發相業既非有名敬文亦無流傳西
河序語皆失實

壯悔堂集

朝宗撰湯御史北京傳云僧達觀者善言佛法居京師公卿見
者皆膜拜李太后方好佛常取達觀所咒水入宮禁謂之法水
湯公爲御史大怒捕達觀痛笞之繫獄以死庸按列朝詩集閏
集小傳紫柏大師諱眞可字達觀吳江人姓沈氏野獲編卷二十七
云達觀吳江人世倂之曰紫柏老人癸卯妖書事起爲康丕揚

劾下獄郎官曹姓者㒸之三十慧病歿勺中志二卷憂危竑議後
載之更詳云十二月十七日逝詳載紫柏語錄序實無辜庾死
郎官曹姓者先撥志始作提牢主事徐禎稷總之非兆京在臺
時事雪苑本其祖太常公所言殆一時誤記也
又戴黃門詩序云司徒公嘗語小子曰昔者自烏程相而我明
之亂兆自武陵相而我明之亾決矣然烏程猶有言之者浸至
武陵爲積威所刼拾補幾空無人僅有一詞臣引大義而早見
其不可用力爭於廷者戴黃門也小子志之然黃門先生雖言
之而天子不能用我明遂展轉卒以亾四憶堂詩集六卷贈戴生
詩綀貞吉注曰黃門名英登第出韓城門以戶部郎改給事韓
城與正論不合天下頗有疑者然居言路首陳武陵相誤國又
劾刑部尚書甄淑不能執法平反務以深刻阿思宗意旨乙酉

金陵之變家居無仕進志庸　按顧氏炎武聖安本紀卷五乙酉三月朔皇太子至自金華楊維垣颺言於眾曰駙馬王昺姪王之明貌甚類太子給事中戴英卽襲其言入告言之明假冒太子請勅多官會審又疏爲罪輔薛國觀訟寃株累葉有聲林棟隆諸人下部議覆是黃門一黨邪害正之徒其疏僞太子尤爲首禍左兵東下以淸君側爲名馬阮撤河防而西之馴至維揚不守蕪湖被執是兆南都之亾者黃門也司徒之言徇故交耳論明史者不得援侯文爲末減也

堯峰表陳定生誤

潛邱札記卷五與戴唐器書五云歸讀陳處士墓表眞正庸肇銘尤不成說話更取黃先生陳定生墓志銘參看黃身與其事自然娓娓言之所謂襄昭以下詳是也但定生生母王安人以子

貞蓮封者乃誤作湯孺人何也生死而肉骨誤作骨肉配湯孺人左都御史湯公兆京女則可笑湯字伯閎宜興人萬歷壬辰進士官止御史卒贈太僕寺少卿而已何嘗爲左都舍下有十六楊進士履歷及壯悔堂集可攷然則云我先生必不誤者亦可謂淮陰少年有目無睹者也至墓表云起左都御史以言事忤同縣要人削籍陳中湛以爭驕弁忤崇正旨去位於延儒何涉賚金數萬於京師謀復用無此事其說長懷甯起東林無賺類此時大鋮之惡不至於此竟是說夢檄未布而事泄愈胡說南都防亂揭廣布通衢且傳四方弟幼時熟悉之大鋮竄入其幕中何嘗延儒復相阮得入其幕周亦不敢容但許用其同年馬士英而已面時當爲吾兄言之此關係甚大也庸按堯峰文於人家世多不詳以爲韓歐皆適然如此然實不可爲訓定生

墓表自不及南雷志銘之覈第生母湯孺人配湯孺人左都御史湯公兆京女則南雷誌亦同惟肉骨語不誤豈迦陵之狀先有誤而南雷偶未檢耶又何怪堯峰也

三魚堂集

養新錄卷十六朱錫鬯開化寺碑一刻於竹垞文類再刻於曝書亭集而陸清獻三魚堂集亦載此文蓋清獻愛其文鈔置篋笥其後門下士編次文集誤仞爲清獻作　庸按今三魚堂文集外集無開化寺碑惟卷十有新修文昌祠記中引司馬遷天官書曰十數句又有摶土以爲神四句與竹垞文同餘則淸獻別立義構不蹈襲竹垞碑一字豈竹汀所見本與今異耶

俞桐川讀說命

可儀堂集有讀說命一篇仿柳州桐葉封弟辨錄之以爲初學

古文者之導

史稱高宗夢帝賚弼以形旁求得傅說用之遂以爲相其說誣也古人君之用賢也不詢左右不謀廷臣察於輿情而決於獨斷猶懼其疏也奏以言試以功嚴於三載之考績如此其愼也烏有憑一夢而用爲相者哉武丁賢王傅說賢臣賢與賢遇必有克知而灼見者豈高宗素無知人之明必賴夢以啟其衷耶豈傅說素無自見之才必賴夢以作其合耶設帝不錫之夢豈高宗終其身而不言耶設不幸而說非賢者將信其人耶抑棄其人而并棄其言耶吾謂高宗得賢相但當問其賢不賢不當論夢與不夢謂得人而符其夢則可謂因夢而求其人則不可異日者叔孫豹夢豎牛以破其家梁武帝夢侯景以亡其國則高宗之夢誤之也然則說命不可信乎曰吾信其君臣之相得

進學之方與爲治之術可矣其遇合之故不信也借曰有之不可訓也後世之用人者或以卜筮或以歌謠或以符讖卒以亂天下往往而有不可不辨然吾聞商俗尙鬼意者高宗素知說賢恐羣臣不信託於夢以神其用乎審如是則吾不能知矣

末段別出一波將全文化爲煙雲卽柳州以史佚爲之作法第此段本升菴外集卷二十六傅說條中或人之說升菴已駁之桐川特取之文法本柳州辨而議論則略取徐仲光夢卜論讀者亦不可不知周犢山讀書雜記夢賚一條則又本之桐川文中叔孫豹句亦本升菴全集卷四十二高宗夢賚條

璇璣玉衡賦

道古堂卷三十勿菴傳云擬賦幾二千言詞科諸君子莫能逮也柚堂筆談則云璇璣玉衡賦王新城尙書以李石臺先生爲第

一羨門壁卷亦當遜之夫氣味古雅誠如所云若精切不浮則當以潛稼堂先生爲第一也沈存中云天文家有渾儀測天之器設於崇臺以候垂景則古之璣衡也又有渾象象天之器以水激之或以水銀轉之置於密室與天相符張衡陸績之所爲及開元成置於武成殿者皆此器也皇祐中禮部試正天文之器賦舉子皆雜用渾象事若石臺先生作且不止雜用渾象事矣又梅勿菴先生賦固爲詳密又是賦歷代儀器借璇璣玉衡爲題耳 肅 按李集鶴徵錄則云李賦波瀾綺麗而較之迦陵則遠遜矣阮翁竹翁並不善四六故其言失當石臺賦載蓮龕集諸容實如柚堂敬堂所言不及遂初堂作毋論迦陵若謝山全氏丙辰擬天地五六之中合二賦則實出是科堇浦息園兩大之上惜先入館不得與試然桐城已有先入言試亦如劉海峰

耳

圭美堂集

徐晝堂先生世錫圭美堂集有外王父孫無瑕廷玉傳云明諸生崇正戊寅十二月曾假名惟赤臚舉本邑弊政害民九條叩閽部議罪之得旨免發遣事不見於明史而實可傳少時貧無師就玉虛觀眞武像背所誦文梗塞則自長跪反復熟而後退亦奇人也觀在馬陵山麓鍾吾書院後咸豐戊午春日偕徐旋卿廣文吳鍼箋明經縱游觀中道人無知此事者徐集行世亦稀因節錄之

全謝山姚公碑銘

鮚埼亭集卷十五姚公啟聖神道第二碑銘云鄭氏之初起也厦門有浮石或視其文曰生女滅雞十億相倚丁庚小熙莫能解

也至是而知十億者兆也兆倚女姚也酉者雞也成功之賜姓也蓋歲在酉天定之矣小倉山房文集卷六姚公傳載石文止生女二句而曰十億兆也加女姚也鄭字酉旁雞也滅雞滅鄭也與全氏說不同當檢西河合集中銘及居業堂集中傳攷之池北偶談卷二十三云崇正庚辰歲有閩僧貫一者居鷺門廈門郎今夜坐見籬外陂陀有光連三夕怪之因掘地得古塼背印兩圓花突起面刻古隸四行其文曰草雞夜鳴長耳大尾千頭銜鼠拍水而起殺人如麻血成海水起年滅年六甲更始庚小熙皞太平千紀凡四十字按杭郡詩輯卷七張湄臺灣雜歌千頭眞聽草雞鳴石上流言讖早成自注與偶談同惟脫殺人如麻入字閩縣陳衍磐生明末著槎上老舌一書備記其語此書今刻入硯雲乙編無此條殆逸至今癸亥四十四年矣識者曰雞酉字也加草頭大尾長耳鄭字也千頭甲字鼠子字也謂鄭芝龍以天啟甲子

起海中爲羣盜也明年甲子距前甲子六十年矣庚小熙皞寓年號也前年萬正色克復金門廈門今年施琅克澎湖鄭克塽上表乞降臺灣悉平六十年海氛一朝盪滅此固　國家靈長之福而天數預定矣異哉則又是磚非石且文凡四十字並無生女滅雞八字其事見明末人書艮齋雜記東軒主人述異記下同則又非事後附會依託不可解也李文貞集施將軍逸事則作明季鄭芝龍嘗朝京師過龍虎山有異人爲決未來事末云金雞唱龍種銷公辛酉生其專征又以辛酉年龍種者芝龍子孫也余十五六時便聞斯語後二十餘年而驗柳亭詩話二卷二十庚申在溫陵有人以竊門磚文見示者乃萬歷時修古寺而得不知何人豫記實應臺灣之讖按芝龍未嘗朝京師即入京師亦不過龍虎山文貞以平臺功專歸襲壯故以姚事移之於

施文貞生崇正壬午十五六爲順治丙申丁酉岸舫從吳留郵入閩磚文乃其目見第萬歷時修寺則均傳聞之誤也丁庚小熙與庚丁熙晬止異一字或謝山并二事言之耶年祀浸遠四字本沈迴諸葛武侯新廟碑蠹籍僅存此類無可攷訂其是非矣

張忠烈公神道碑銘

全謝山張蒼水神道碑銘最爲集中大篇半取之南雷墓銘而敘事不無筆誤如云癸巳冬復閒行入吳淞尋招軍於天台次於翁洲明年軍於吳淞會名振之師入長江趨丹陽掠丹徒登金山望石頭城遙祭孝陵三軍慟哭失聲烽火逮江甯時上游故有宿約而失期不至左次崇明甲午再入長江掠瓜洲儀眞抵燕子磯而所期終不至復東下駐翁洲既云癸巳冬又云明年軍於吳淞明年卽甲午也何又云甲午再入長江乎攷南

雷墓銘則作癸巳冬返浙明年入長江以上游師未至左次崇明頃之再入長江是甲午驚水實再入長江謝山易頃之爲甲午而以一年事爲兩年事遂致牴牾此如昌黎平淮西碑云明年平夏又明年平蜀亦以一年事誤分兩年新書刪去明年平夏句較爲得也

厲樊榭文持論偏宕

樊榭山房集方君任隸八分辨序云字莫古於古文大篆其詳不可得聞矣莫備於小篆隸八分皆自秦刱造以汔於今予嘗謂始皇雄才大略不獨設郡縣築長城爲千古無窮之利卽其有功於文字亦千古不易之軌則也 庸按樊榭詩人此序語殊偏宕變封建爲郡縣論者無不非之長城蒙恬所築改篆爲隸八分出程邈王次仲手於祖龍何與以是爲有功文字奚貸於

焚經坑儒之巨惡乎

小倉山房文集

雪扶最愛誦子才碑版文若碑則皆其書事多失實不可依据雪扶頗右之若碑曰它文姑無論即如金德山子才受知師也卷三神道碑云粵土蕪不治乃行屯田法設都司官駐柳州與民牛招之耕教之技勇每名給水田十畝公田一旱田三十畝公田二存公田租於社倉行之期年粵萊田萬餘而卷十七陳文恭公傳云任雲南布政使時奏廣西巡撫某虛報開墾所謂某者即德山也子才以薦舉故諱之然則所謂萊田萬餘者可信乎卷九稗事第二則王士俊云幕客裘香山曰今新增河南鹻地稅民不能堪公以狀啟田田必據此劾公公雖去名傳矣王深然之繕稟數千言通牒大府似犀川制府以增稅爲文鏡虐政者

而卷五李晴江墓志銘云調蘭山當是時總督王士俊喜言開墾每一邑中丈量弓尺承符手力之屬麻集晴江不爲動太守馳檄促之晴江遂力陳開墾之弊虛報無糧加派病民王怒劾以它事獄繫之乾隆元年下詔罪狀王士俊凡爲開墾罷官者悉召見是犀川貴後反以開墾爲事與通牒時迴若兩人不知所繕數千言與晴江勸停同否蓋好名之人自忘前事矣其事可信乎餘文不可枚數雪扶無以難之

梅崖居士文集

朱梅崖集中翁孝子方天游兩傳最爲奇作而不無紕謬翁傳云父惺菴不書名云其後游死於楚不書何年何地皆非法云孝子無他兄弟按孝子兄名運槐偕孝子操小舟泝洞衡永開風號雨泣行路哀之越風初編卷八載其詩小傳云字接三是孝

子有兄且與孝子同求父云成進士亦不言何年云住宿南嶽
似一年間事按孝子於雍正癸卯成進士宿廟遇神指抵道州
乃五年丁未八月事云孝子後分巡道州建父祠新塘按孝子
於乾隆初選武陵知縣丁卯擢道州知州命運櫬子會典建父
祠非官分巡也方傳云今　上即位　詔天下舉博學鴻
儒天游以鄉副貢來應　詔按雍正十一年四月八日奉
詔舉博學宏詞非乾隆元年始下詔且名曰博學宏詞與康熙
己未之稱博學鴻儒者稍不同云同舉者皆得顯官而天游以
病不能試罷按詞科掌錄云以持服不與試丁巳補考鼻血大
作納卷而出袁枚胡稚威哀詞同是稚威試於丁巳非丙辰也
云鄂相國驚歎其文爲具欲召見之卒不至按哀詞云首相西
林鄂公欲見之不可強聘焉後又延爲三禮館纂修云兩舉鄉

貢皆抑爲副袁則云凡三中乙科按稚威於雍正己酉乾隆戊午順天兩中副貢袁詞誤云病卒於蒲州袁則云臨死修志太原齊召南胡集敘亦云客死太原据元琢年譜紀略則蒲州河中書院也元琢云卒戊寅正月二日梅崖作十二日自云天游兄殯遇余京師以余知天游乞爲傳不識何以舛繆至此

邵念魯表

邵氏廷采思復堂前集卷首有龔翔麟所纂誌銘陶思淵所撰墓表萬經邵國麟所作傳念魯先生事迹彰著明白而笥河文集卷十一邵念魯先生墓表本南江狀所成顧敘述年月先後多舛云念魯生於戊子則上文鼎革之初三語似無著沈求如卒於順治丙申年八十二南江狀云年八十餘矣句最覈而西河刪餘字云是時沈國模年八十矣則爲甲午年念魯僅七歲未必

能執書請業九沙傳明云九歲隨魯公公入姚江書院見沈國模此移上二年非徐亦文舉省元在康熙丙午念魯時年十九而敘於二十爲學生後亦非九沙傳云年二十二游邑庠國麟傳則云己酉父授經嘉禾先生往省覲乃籍桐鄉補諸生第一此云二十亦移上二年且寄籍桐鄉亦宜載之南江狀詳述本末甚悉後之志越中儒林者不得以笥河表爲據後甲集卷上書邵念魯傳後亦間有可採

羅臺山

羅有高字臺山號尊聞居士瑞金人少英雋絕人年十六補諸生慕古游俠治兵家言嗣交雩都宋道原授以持敬主一二銘導之見其師贛鄧蘏濂先生於是幡然盡棄所學徧讀儒先書尤喜明道象山陽明近谿之論二十餘受業雷通政鋐出是歸

眞守約務爲實踐乾隆壬午謝學使墉以優行貢之太學與彭尺木交最善乙酉舉順天鄉試丙戌下第南還交汪大紳汪深於禪臺山於是長齋始爲禪學徧誦大乘經而前所得於戴東原氏注疏六書之學益博而精歸瑞金率子弟入鳳皇山中講肄道之爲善興起者頗眾復客恩平令李文藻所甲午遊揚州高明寺參究於昭月貞公南之奉化上西峰寺以事爲令羈得同年邵主事洪始釋遂登天童浮海禮普陀復偕尺木居洞庭僧舍丁酉再入都士大夫聞其名爭相問學漳浦蔡文恭公尤重之旋以疾歸己亥正月卒年厪四十七臺山之學以九容爲規矩以九思爲主辭以有物必有則爲依歸爲人造次無惰容疾言於儒宗明道象山於經宗古注於小學宗說文解字其爲文陋摹擬絕依傍多發明物則精思而依於規矩時造極精微

同時講學法鏡野菴山木閣懷庭韓公復諸家皆不逮其精審碑版文尤得左史神韻雖逼而學禪而皈心宗乘服膺玉林語錄兼通天台慈恩諸家爲文翁洸洋恣肆而精覈妙悟亦彼教中傑出者歟集八卷尺木所栞行故於禪喜文字收之尤夥所爲哀辭二千餘言於臺山學行發明無遺尺木最深竺乘同時服膺者大紳外惟臺山一人宜其相視莫逆据樂蓮裳耳食錄二集則臺山拳勇尤絕人宜喜言武事云

臺山文微至些栗蓋出入荀莊而探原於三禮李邁堂選其文入　國朝文積錄以爲步趨梅厓而失之梅厓有意學韓而不至不及臺山多矣集中如韡琫容刀其軍三單解極似劉公是故朝議大夫永北知府袁公傳後紀中讞趙如勳獄一段質厚有漢西京氣屠文記中云公嘗夜被酒寢反覆不得成寐著衣

起闔大門彳亍廊巷閒噫唶叱咤反至門月㝢門門兩師子牙
牙蹲搏之痞其石也掀令頃而掌承其趺縱臂令高臂伸力不
屈復掌其一行而旋令相撞擊宿酒頓醒依位門之熟寢去俄
而家人傳怪師子東西傎乞大力人楊氏擁而反其舊觀者堵
立公從旁褎手睨笑猝不能忍掌師子周旋趨蹌如往月時由
是門內外人始知公負奇力一段敘述如生眞得盲腐神髓梅
厓有之乎

惲子居劉先生壁銘

大雲山房文稾初集卷三劉先生祠堂壁銘云吾常所祀劉先生
雲山者名朝宇江陵人以醫行江淮閒不遇去之都益不遇去
之保定遂死死之後見神於常爲人治病多愈常之人祀之已
百年矣 庸按江陵乃江陰之譌池北偶談卷二十二云劉雲山常州

醫也康熙丙午杭州有巨室子某病亟忽有一醫到門曰我吳人劉雲山也投一匕而霍然瘳之金不受曰他日尋我於毘陵之司徒廟巷踰月某至常詢問廟側有老人曰雲山死三十七年矣顧雲山生時信鬼神曾授夢於斯廟之神募地廣其祠宇因自爲像於神旁尚可識其形容也巨室子驚愕入拜其像宛然哭祭而去陳椒峰記其事按陳玉璂劉醫記虞初新志卷十二採之癸巳錄卷二郎本阮亭據此則雲山之死在康熙丙午前之十六年爲崇正四年辛未下距子居作銘時爲乾隆五十六年辛亥凡一百六十年文云百年蓋約舉大略或子居偶忘文簡此條也

筍河別傳

章氏學誠與朱少白論文書云先生別傳始獲擎讀自謂略得先生心術行誼誌銘之文顯而實別傳之旨約而微其文實勝

惜抱今笥河文集卷首少白但刻姚作豈以傳中文鳥賦字句小有點竄不慊於心抑章氏所爲墓誌已招羣詢別傳推奉尤過少白從其言匿不復出耶

雙梧桐館集

楊永叔_措雙梧桐館集卷十一齋居問答二有云宋之樊若水以累試不第憤而隱於漁鼓櫂引繩以測江之廣狹及金人南下遂獻計造浮橋一夕而成逼遷臨安宋以不振云云_庸按若水南唐人引繩量江及獻計造浮橋乃宋師下采石事今傎倒若此可怪也

玉磬山房文誤

玉磬山房文集卷二陸太孺人傳云恭城君已未進士入詞館改福建縣令繼補官粵西終仕局於恭城故書其官曰恭城君母

福建閩縣人幼孤啓並鮮兄弟趙編修名晉者母林氏以同姓
畜於家恭城與編修同官翰林有夙契及出宰於閩適編修在
籍嘗揄揚母所撫女之貞慧出繡囊示恭城恭城嫡室卒已三
年求所撫女爲繼室許焉是輅編其母年譜所謂太孺人也庸
按陸廣霖乾隆己未進士選[redacted]城知縣進士即用選補知縣自
廣霖始非庶吉士散館改令也趙晉以康熙辛卯副考江南賄
買案發癸巳正月擬斬立決甲午二月自縊六月江蘇巡撫張
伯行奏屍圖與趙晉狀貌不符衆供互異不惟趙晉生死難明
並在監與否亦不敢定請將揚州府知府趙宏煜革訊相傳有
覓人更替之說此云與恭城同官翰林似誤又云適編修在籍
則漏網脫歸矣祁孫先生自譜其太孺人但云改庶吉士旋改
知縣云土趙編修亦稍乖舛何耶

林臯閒集

潘少白林臯閒集越縵謂其淡雅易盡君𩔰極愛其常語又謂其文能造意造句如答人論學問書云數石之瓠其實如栗而輪廓已具及其充裕非易格而更張之也學之於涯視此矣予謂胡五峰解譬諸草木二句云草木生於粟粒之萌及其長大根莖華實雖淩雲蔽日據山蟠地從初具乎一萌之内而未嘗自外增益之也朱子謂林少穎亦說與黄祖舜如此見困學紀聞蓋用樂記區萌字區讀勾音與別字稍隔然數語實少白所本非自造句若苕谿漁隱叢話卷二十二引冷齋夜話云如華嚴經舉果知因譬如蓮花方其吐花而果具蘂中則語意亦同特繁簡稍異耳

如不及齋文鈔校誤

文僅三十六首說經之文居其大半攷訂得閒辨證精確如衣
絜雉度肸兆各解世父釋釋摟跋且字攷蟾蠩異名錄七篇精
博細密已入文椒惟與汪崇義庶常辨張忠節公澤本籍書末
云昔唐韋莊惘當代才士不及第者若干人奏請追贈進士及
第而所奏列有已及第之孟郊李甘二人韋去孟李時不甚遠
乃誤引爲銜寃抱恨輩其殆憐才心熱期廣捜羅弗及詳察耳
肅按奏名儒不遇者十五人請賜一官乃宰臣張文蔚中書舍
人封蔚卿事非韋莊完素蓋本摭言之誤鄭柳門刻時未及校
改湛園未定稾卷四與馮元公書曲禮天子復曰某甫復雜記祔
於殤稱陽童某甫鄭元謂之且字某其字甫者男子之美稱未
斥其人以美稱配其字故曰且字此似近於今之稱例然鄭意
且字者特用之於事耳故哀公誄孔子曰尼父孔子生前未聞

有此稱也西溟尚沿孔疏不得且字之解不及段氏及此跋之疏通證明足翼經注矣

浙文

許宗彥詁經精舍文集序吾浙人文淵藪若太沖渭生充宗之於經學季野志伊之於史學袁惠子徐敬可之於算繡虎竹垞西溟悔餘之於詩古文繼之者謝山中林堇浦　庸按此爲杭人侈言之故西河南江之經息園之史念魯質園石笥之詩古文皆不數乎心論之志伊史學不及季野袁徐算學豈及黎洲繡虎雖名列西泠十子豈足與朱姜驂駕中林三禮之學甚深然淹貫似遜堇浦何況謝山杭州詩首推西厓後推樊榭然非他山匹古文經學周生實兼擅之後此當推龔氏自珍然一郡未可以槩行省高下在心未

惲子居墓誌銘行狀

行狀本之墓誌銘爲崇百藥齋初月樓兩集中傑作中云十九年以奸民誣告家人得贓失察被劾黜官先生爲人負氣矜尚名節所至輒與上官忤上官以其才高每優容之而忌者或銜之㳄骨及誣告事起當是時前撫刑部尚書金公光悌薨於位今兩廣總督阮公自河南調撫江西未至布政使方護理巡撫印嗜曰惲子居大賢乃今以賄敗此數行文字最爲祁孫用意處得左史神髓惜於事實稍未覈金於嘉慶十三年十二月擢刑部尚書代之者吉綸十四年正月七日移山東代之者先福十七年十二月十三日金薨於位十九年三月先擢督陝甘二十二日阮文達以漕督移撫江西先於七月去任文達以八月四日涖江時護院爲布政使袁秉直子居之獄成於袁故削其

名第上距金丙　召已越五年事不相及且十五年大計先以子居治行第一保舉卓異其權吳城同知蓋由十七年陳立凡方伯預護院之力十八年二月二十七日陳移湖南袁以太僕寺卿代之似不得云獨金公知惲且使讀者疑文達與蘭畦司寇相代矣阮於二十一年六月戊寅移河南亦不得云自河南調撫江西也河南當是漕帥之譌持雅堂文集三卷惲子居別傳亦但言忌者而不著袁名袁初爲杭嘉湖道文達薦之十年十一月丙寅升閩臬十一年五月丙寅移湖北十四年正月七日丁卯升江西布政使十六年十二月六日庚戌來京代者陳立凡月補太僕寺卿十八年二月二十七日再出爲江西布政使至二十五年三月癸酉始去任代之者韓文綺陸吳銘狀時袁猶居位尙喬客撰別傳不知何年豈亦有所諱耶

書鬲烈娥事

雕菰樓文集卷書鬲烈娥事在康熙後壬寅云知府曲阜孔公繼涵親鞫之甫按莊谷生於乾隆己未上距壬寅已十七年辛卯登第官戶部主事未守揚州據揚州畫舫錄卷十六知府爲孔毓璞莊谷從祖行里堂偶誤也毓璞歷官左都御史乾隆元年十月十二日丁丑以侵帑革職

初月樓文稾

安疏居士吳仲倫德旋別號也蓋本之蘇文忠公語初月樓文稾傳誦一時其古文法實受之張皋文後又游姚姬傳門故於二家文頗相出入似在因寄軒太乙舟上與驂駕者其梅伯言劉孟塗平卒於道光癸卯以前不知何年其所爲易本義參疑似未成其初月樓聞見錄十卷本名三吳舊聞錄續錄十卷本

名瑣窗襍志見文續鈔復呂月滄書又有詩經集傳拾遺數卷見文續鈔六孫訪山傳惜未向徐旋卿詢之旋卿名宗敬宜興人道光丁酉拔貢生官宿遷教諭安蔬門人

王漢槎文

王漢槎司馬泉之政餘書屋文鈔頗有合作在西江富日守丞中可與張南山𨀉驛䙡吳名鳳此君園文集為勝惟西狩獲麟解引上林賦射麋腳麟不辨腳與射為對文誤以麋腳麟三字連讀書與論論文後誤屠隆為屠隆緯蓋隆字緯真名下綴字誤斷為二字名書宋遺逸民何中字心中號太虛樂安人文集後云吳澄登咸淳八年進士不知文正舉咸淳九年鄉薦未預南宮亦非八年

無飢其師非賓師之師

綠雪堂遺集七卷十 幕學類要序曰幕者帷幄之通稱見周禮天官儀禮聘禮及左氏傳至史記幕府則指兵門帷帳而言其後遂爲建帥之通稱若陳琳稱袁紹幕府是也從事其間者謂之賓謝公稱郗生入幕之賓是也其後又爲方鎮通稱昌黎送溫處士文羅而致之幕下是也亦謂之寮留守無事多君子寮是也尊之則曰師送石處士文使大夫無飢其師是也賓之師之者猶古稱客卿稱先生長者云爾寮則其屬也今自制府中丞司道以下州郡縣受馬辦應是聘者率呼之曰友友於義何居曰以屬則寮以德則師以禮則賓寮近乎卑師過乎尊賓介乎尊與卑之閒故曰友之云爾 庸 按昌黎送石處士序攷異引孫曰洪字濬州洛陽人罷黃州錄事參軍退居於洛陽十年不仕及是爲河陽參謀故序首云河陽軍節度御史大夫烏公爲節

度之三月求士於從事之賢者中云大夫文武忠孝求士爲國後云無甘受佞人而外敬正士正以石本黃州幕職辟爲參謀與今之幕友未霑一命者不同若無務富其家而飢其師師者指所統河陽軍之軍卒非尊師之師故前云方今寇聚於恆師環其疆前後兩師字一義與三士字一樣章法皆無意於文而自然映帶者笠舫以爲尊之則曰師未免誤仞豈游戲掇拾不可爲典要耶

管孝逸王氏塋記誤

王或菴源居業堂文集武進管繩萊校刊繩萊字孝逸韞山先生孫韞山母卽或菴子兆符女也孝逸官含山知縣道光己亥二月十四卒年五十六申耆傳其文謂磈磊有氣子晏字敬伯樂字才叔皆有才集中有合葬告墓文八首第一首云女四姐

附葬域外第二首云女四姐葬於隅第八首卽告四姐文四姐者或菴亾女也而集首孝逸所撰王氏塋記乃云又其右爲四姑娘不知何人是告墓文孝逸竟未見也近人然刻舊籍而敘跋多類此榮孫曾佑卿前輩省之最嗜或菴文因書此質之

張南山文

愛日齋叢鈔樓暘叔云申呂許甫皆四岳之後許由亦其一也以堯讓四岳觀之則許由之事爲眞樓說見困學紀聞卷二上注何義門云迂齋說是近林春溥開卷有得引之與路史皆有此說庸按松心文鈔中虞許一篇最爲奇作然賓本之暘叔禎山類稾中讀書雜記亦云許由卽四岳莊周特荒誕其說耳陔餘叢攷卷二十二古人追敘前事文法條以虞爲舜有天下之號堯典四岳已稱虞舜蓋不記左傳自幕至於瞽瞍無違命一語也

又

松心文鈔卷二馬伏波得銅鼓鑄馬式辨云後漢書衍文不一如高密令卓茂衍高字光武紀 省并西京十三國衍三字又外黃令毛欽衍外字黨錮傳 伏波傳之衍鼓字亦猶是耳而章懷不審引裴氏廣州記注之又云章懷注有疏謬者公孫瓚傳齊桓立柯會之盟典略本作柯亭馬融傳陳子籌昏陳子古之善算者見周髀經而注云陳子陳平方術傳壽光侯壽光所封國名而注乃以壽爲姓庸 按卓茂傳之衍高字周櫟園書影卷六已有此疑惠氏棟後漢書補注引顧炎武曰高字衍十三國之衍三字本竹汀攷異外黃令之衍外字亦本亭林亭林則本之胡三省通鑑注竹汀攷異亦引胡注柯會典略作柯亭惠氏補注竹汀攷異皆引之陳子非陳平壽光非姓亦本攷異往時夏嗛父喜史

學謂今日說經無論不能發明經義卽偶有心得亦往往與前人闇合不知者以爲稗販勦襲二十四史浩如煙海大義微恉前人亦多未窺見字句之衍誤則更不勝爬梳儘有昔賢屐齒所未經雖西莊竹汀諸家亦然有志乙部者正宜致力餉遺後人頗無窮盡庸則謂宋遼金元明五史昔人攷訂尚有不盡不覈者若史漢諸書則亦如經義之林立偶有發明不免屋上架屋數見不鮮南山此文皆不出前人稚積雖非掩爲己有亦無搜閒尋隙之語甚矣擘權乙部與古爲新難矣哉嘯父以爲然

斅藝齋文

鄒叔績斅藝齋文存八卷庸最愛者書鄧雲渠先生鄭公孫黑肱論後快論縱橫奄有眉山之勝顧復初春秋大事表諸論未能過之也文極簡編錄此一篇全書未能梓行特載於此

成周世祿之法一壞於幽王故裳華刺於小雅再壞于平王故尹氏譏於春秋幽王絕功臣之世以不及壞之其害尚淺平王立世卿以過壞之其害尤深何則成周世祿之法三公食百里采係采以稱之曰某公周公召公是也六卿食七十里采係采以稱之曰某伯毛伯榮伯是也中大夫食五十里采係采以稱之曰某子商子甯子是也自下大夫以至官師皆有食采之制以差而降諸侯之國大夫以上食邑士食田食田者死則收之食邑者以漸而收雖三公之尊苟其子不賢不能繼位不過四世其采畢入於王矣食邑者又以漸而減子減于其父孫又減于其子至於曾元則盡矣此成周世祿之略也蓋自文王以之治岐而武王周公繼之著爲令典以治天下者也幽王后族之寵多幸進之臣衆故絕先王有功臣之采以祿其闒茸之臣嗚

呼有功者不保其子孫之土田爲善者將何以勸不勸則爲善者少而不肖者多是君子道消小人道長之世也其害胡可言哉而吾以爲害淺者則以爲有哲王繼起修而復之其事易不若世卿者之勢去不可振也平王立尹氏爲世卿夫尹氏吉甫之子孫固先王功臣之世也又從王東遷則以爲卿孰曰不宜然使之爲世卿是無論其子孫之賢否而使世世相繼也夫吉甫賢矣而尹氏太師則不肖之尤者也尹氏從平王賢矣而尹氏立子朝則不肖之尤者也而使之世世相繼不旣過矣乎世卿之法曠天工壞祖制莫斯爲甚周之陵夷不必論也下士諸侯效世卿之法如齊晉魯衞皆是矣至於戰國之世孟叔雖微而季氏之後儼爲費君費惠公是也衞之孫甯雖滅而子南之嗣儼然爲子南君子南勁其人也斯時魯衞之君爲小侯反役

於南與費齊之高國雖衰而田氏卒有濁澤之會居然稱齊太公晉之智范中行雖絕而韓趙魏卒有威烈之命居然號三晉斯時貸遷於海上靖廢爲家人尙父子于之裔斬焉無存夫固可哀也已而孰非世卿之爲害哉王室之靈景悼敬晉之昭頃齊之景悼魯之定哀衞之靈孝故孱主也不足以挽世卿之弊卽周之萇叔晉之叔向齊之晏平仲魯之子家子衞之蘧伯玉皆賢大夫也卒亦無如世卿何甚至以夫子之聖爲魯定公相宜可以振其桒世之積弊矣而三都之墮卒不能成儻定公久任夫子三都固可墮也天下世卿之弊固可挽也而無如其任之不尊也然亦可見世卿之爲害之深而非絕功臣世之可比矣而其先實自尹氏始假使尹氏有鄭公子黑肱之賢死卽歸其邑於王不以一人眷遇之隆壞祖宗數百年之法則東遷之

周尙可以振又何至爲春秋爲戰國哉夫子修春秋託始平王終於敬王平王立尹氏之王也敬王中尹氏之害者也其旨深遠矣先生是論於春秋二百四十年百二十國之中獨推子張其亦深窺春秋之祕也歟至若保有私邑之富泰侈驕泆因以喪亡及詒子孫以貧而後亡者先生論之詳矣無煩贅言也

復堂日記卷四卯己斆蓺齋遺書樸儉而不宂敦碻而不夸固是經生家法頗疑其人侗愿而堅非必柔厚之君子韻論專精惜多闕佚文集非完帙篇直以爲體紅厓碑考則無左證之言

汪荔牆文

荔牆甕士論文於近時作者頗少當意但以敘事推錢新梧劉孜白二家顧於余文頗有㗭嗜力勸梓以問世予不敢自信遂

巡未果而先生文則予數請之而不見與叢其時期成二十四
史月日矽故於文不復厝意也今先生殁已五年吳輿有荔牆
叢書之刻而無文集予匧藏先生文二首錄此以志牙琴之感
云古文近道集後敘曰王君蓮伯重編古文近道集八卷成杜
蓮衢先生既敘之矣復問序於予予以爲古人一書不兩敘若
列爲後序庶乎其可乃敘之於後曰曾子有言出辭氣斯遠鄙
倍矣曰古文則必遠於鄙曰近道則必遠於倍殆此編之宗旨
歟君與予同舉於鄉十餘年未相識及余官會稽敎諭始得締
交稔其爲人孝友循謹力敦古誼期不倍於聖賢而其論文亦
不外此旨深戒彫鏤餖飣之習與尋常選家異趣卽此一編觀
之已可略見其學行之大凡矣夫古今文章充棟折軸卽擇其
近道之作亦不勝僂指是豈區區數卷所能囊括而靡遺第就

所錄論之固皆彬彬乎文質相扶而遠於鄙倍者君之意本求
精不求備也昔宋季湯伯紀選妙絕古今當時頗訾其缺略迨
後人以其時事出處證之始知其取去不苟法戒勸懲篇篇具
有微意蓋非深知其人者不足以知其書也予於此編亦云同
治戊辰六月李西雲先生遺書跋曰福安李西雲先生以名孝
廉官浙江二十餘年歷任新昌臨海仙居長興嘉興孝豐等知
縣紹興南塘通判杭州西防同知嘉興乍浦同知歲戊午卒於
杭年六十遺著詩文札記等稾令嗣印鄰當兵燹中奉以弗失
今將鋟版以傳而先生門下士汪曰楨取同門楊峴譚廷獻編
校之本重爲校勘爰跋其後曰俗儒拘守一隅讀書外不知世
務有試之一官一邑而窒者非通儒也俗吏與時俯仰徒習於
簿書錢穀而不知讀書之益非良吏也先生方讀書於家即講

求經世之學貫穿經史百家旁及金石文字并天算醫術靡不精究在官政事之暇不廢著述宦轍所至輒有循聲蓋通儒良吏以一身兼之詩文博贍明達直抒己意不屑屑規仿古人札記言必據典不爲空談實事求是每多創獲讀先生遺書先生之學問見焉先生之經濟亦見焉後有續編名儒循吏二傳者當必有取於是與時同治庚午夏六月庚戌望校始秋七月己卯望校訖

積素齋文

桐城吳摯父直牧汝綸楊伯衡大令澄鑒同治甲子同出予門摯父聯捷高第以中書出牧冀州伯衡偃蹇至丙子始舉南宮廷試策冠多士讀卷大臣擬進呈一甲第一以卷中有跳行三擡字違式抑二甲即用直隸告近湖北僅權鹽漢口未及一施

所學親老告假歸二人古文皆有聲得桐城先輩之傳[illegible]父矮梧居文數十篇予在都門從朱肯夫同年傳錄之伯衡僅見其書彭孝女事實後一篇不見逾二十年均不得其隻字今秋其門下同邑陸詩臣茂才獻旋越伯衡寄予書附其積素齋古文四十二篇四六四十篇云將梓行而求敘卷端李宋臣方伯元華評云具江都之學擅長沙之才萃而洩之於文且東以龍門義法明之歸太僕庶幾近之絜諸桐城宗派當在劉姚之閒潘韡園中丞霨評云疎宕如史遷質愨如班固奔放如子瞻簡靜如永叔波瀾恣肆之中仍復步序井井桐城三先生古文海內奉爲正宗作者蓋可繼起蕭敬甫茂才穆評云波瀾意度雖出入於鄉先輩而才氣從橫議論精透蓋得之天授而又穿穴百家他日當卓然樹一幟爲吾黨斗杓也吳禮縣太守寶儉評曰

氣息直逼西漢不仰唐以下人鼻息金元直編修星桂評曰以才運法雄邁適古無一意不從己出直三先生的派也諸評適量似未足以當之如代與宗滌樓觀察書代重刻碧血錄敘代書王招討彥章忠義全志後代樅陽育嬰堂記仲衡弟事略合刻聰訓齋語澄懷園語敘王岳生文學家傳周立齋軍門生傳志本無爲人唐忠壯殿魁部將諸文稱意而言正以不襲劉姚故步爲佳與宗書云先生之文奏議體質而詞核論辨格斂而氣舒記敘工於取致碑誌深於言情而於忠烈貞孝之事尤極意摹狀大概氣充其才學副其識又優游漸漬而俟之以年而猶復究極於天道人事之變自嘉道以來學喪文敝士節民風頽薄不振之故披根見本約旨媺思再三致意隱然有支柱世道之意此其文章歸宿之處而莫有異論者也然如深慮等篇力橅先秦諸子

意欲突過熙甫以下然規擬未化波瀾意度未極自然其少作耶朱王合一之旨前賢發之已暢因方魯生問答之累數十紙其遂出前人科曰耶論林文忠公慮事稍疏階議者以口實然當時多方齮齕卽加先生云云豈文忠遂免於禍耶永州府志允碎過甚曷弗自爲一書耶錄敘云左忠毅公其六世從祖也當時有血書十則藏之祠堂是錄未載賈晴厓主政言周忠介書遺書三則載居易錄是錄亦未及皆有待於後人之補者也往唐魯泉令吾邑言天啟時死難大節諸賢所同而忠毅獨識拔史忠正公以收三百年破碎山河之局厥功尤偉吳棣郁東隅草堂詩敘云吾鄉稱詩大宗者田間宗陶海峰惜抱宗杜鮮宗中唐者田間之派傳者寥寥近時詩人多海峰惜抱派別夫可以頡頏於古人而不能自繼於今人可以疑千萬世讀者之

心而不能騰播於衆口此物理自然之數也寶貴之物而欲以供世俗之珍玩乎然謂其終竟掩遏而光氣不發於後則又非造物所以生才之心也彭氏族譜序云夫積族成里積里成鄉積鄉成邑積邑成省郡天下人收其族而里之頑薄者寡矣況收族之餘潤又有以及乎里也人澤其里而鄉之頑薄者寡矣況澤里之餘潤又有以及乎鄉也由是而矜式於一邑風行乎省郡天下齊濬齋東游紀程詩敘云獠奴有不善爨飯者每飯輒饐負之者不能好也乃取饐焉者釀以爲酒謂酒之易以博人好也而不知其愈不可飲也然則詩亦求當於人心之公好而已育嬰堂記云或曰說文訓嬰从女人情重棄其男輕棄其女育嬰云者育男少而育女多也陶蘊菴刺史詩敘云昔朱字綠謂霍山靈秀從古未洩而以吾邑諸前輩有道德能文章之

士當之顧嘗疑霍峰插天其地脈貫輸於皖北各郡縣吾邑自明迄今五百年來代有傳人可謂洩其秀矣而其旁薄雄鬱之氣尚有所未盡洩也近廬州一郡元臣上將以及魁特材武之士乘撥亂反正之運建功立名者雲合雷應蓋霍山雄鬱之氣至是而暢然一洩惜字緣隔百數十年未之見也然其人多在合肥一邑旁分於廬江而舒城雖隸廬郡實南接桐城山尤毗交數十里陰陽向背類泰山之劃齊魯然者武功不逮合肥而人文則較勝曩昔豈霍嶽雄鬱之氣既鍾合肥而舒城又分其靈秀之氣以助廬郡之光耶　其清放之致似近人趙秋谷黃仲則學太白而適得東川常侍之派合刻請敘云皆㕣勿餘暇發抒道眞迪膈民物畢公體要之辭溫公無欺人之語殆相類也　國朝喬木世家相望如林而再葉綸扉則常熟蔣文肅無

錫嵇文敏諸城劉文正三家與桐城父子並相輝映小九華山館(方海琳刺史)詩文集敘云自海內論古文者以方劉姚三家爲大宗而邑人士衣被姚門者尤衆後湘(姚瑩)植之(方東樹)孟塗(劉開)春池晴園(王灼)歌堂(朱雅)諸家各分衣盋自餘望影藉響者流往往持以樹門戶入主出奴視他文人未嘗顯然標三先生爲宗主者幾君歧而異之其實望谿以前若嵛之(方以智)田間(錢澄之)默公(陳焯)耕壺不曰之博雅望谿同時若百川潛虛之淸絕石冠(張尹)之醕雅流聲餘澤何嘗不慨乎後人之心其與惜抱相先後而未嘗傷藉者書山(葉酉)井遷(吳直字景亘乾隆丙辰舉人)白渠(錢特田閒族孫)聘侯(周璋)大之邃於經達於文吳橡邨許嘯斗之深於時藝張穆生吳絅菴張昺園我祖明經公(曾梅字庾芬號春鳴)之各有所長亦其流也道光閒予所見嗜學能文未嘗標藉三先生者尤有其人而先生爲最溯自

潘氏江龍眠風雅之選迄於徐氏璈之桐舊集戴氏鈞衡之古桐鄉詩選凡道光以前邑人士之勤一生以盡心於文字者未盡銷滅數十年來無繼其事與方丈存之明府書云凡所爲詩古文辭雖不能出古人範圍實不敢蹈襲其隻義隻字嘗謂詩文一途其體裁格調氣象聲韻無論平奇濃淡整齊變化皆備於古人之作惟心思可以獨到而事理日多亦可供其發洩但不襲古而不背古自然光景常新吾邑若海岑積甫摯甫小傳諸君皆以盛才仕宦遂意獨澄鑒傈然失所耳與方書數語最得古文眞際所謂文必己出也

劉恭甫司馬文

儀徵劉恭甫司馬壽曾孟瞻明經孫伯山明經子也幼負異稟受經祖父極有家法咸豐丁巳以經解古學受知臨川李小湖

廷尉補諸生甲子余得其卷策問小學條對詳貫以首場稍獺
抑置副榜時伯山客曾文正公幕府校勘羣籍司馬佐之精審
細昚文正極賞之塡榜詢知其故失聲嗟惜委書局分校客江
甯者十八年中參戎幕糧臺初保敎諭復以知縣候選加同知
銜丙子與其仲弟貴曾同副鄉試而司馬居首予聞而悒惜旋
以行卷見寄瑰瑋奇駿足冠羣英不知何以復落答書慰之謂
三世傳經域聲家衖天祚碩儒必於其後復寄所作文三篇簡
質高古蘇爲並時作手予上景東師書謂甲子榜頗多才士若
論古文當以司馬爲首而吳摯父刺史汝綸次之四六以許鶴
巢中翰賡颺爲首而施小遂大令錫衛次之時文律賦以江南
春學爲首試帖以徐星北福辰爲首書法以呂瑞田鳳岐爲首
餘不盡見其人未容評騭甲乙也壬午七月十六日以暑溼卒

年僅四十有五子之異才而靳以中壽豈造物之生才人本無意耶子師蒼尙幼叔弟富曾季弟顥曾皆戊子舉人顥曾壬辰進士所著未梓行因載三文於此贈徵仕郎儀徵縣學增廣生員黃先生衣冠墓志銘同治十一年秋執友黃元墉寓書壽曾曰咸豐三年吾父殉粤寇之難弟元堉元埏元塥元域從死傳聞在六月元墉與弟元垠流離之中時地皆不能詳且冀萬一以有待也今二十年矣吾母以同治元年逢養旅殯通州貧未克葬失此不圖懼貽歿世無窮之悔則罪戾滋重敢援漢李燮遭父固喪招魂營殯故事卜吉十二月葬吾父衣冠於甘泉西郊雙墩之原以吾母祔追行三年喪乞子之文以納諸幽烏虖壽曾忍銘先生之墓哉先君子謹交游所友多通人名德考其遭遇未有如先生之窮者也先生諱春熙字愼臺儀徵人仍世

儒業門望方雅祖諱洙以名進士官汝上知縣父諱祿來國子監生生子二長奎光先生其仲叔父諱禧來無子先生嗣爲後先生齠齔事國子君曁母潘孺人孝雖撻之流血茹痛不敢言汝上君尤愛憐之汝上君故廉吏歿於官家徒壁立國子君潘孺人相繼亾先生孤貧能自振拔讀書常至申旦受詩於江都黃先生承吉梅先生植之以格律聲情爲宗通小學擅文筆賦才尤高旁及翰札丹青金石刻靡不研貫早爲阮文達公所稱賞年二十八始受知於龔尚書守正補諸生旋補增廣生浮湛閭里中鮮知重先生者又孤介寡諧益鬱鬱不得志嘗語其弟子曰吾或日旰未具食友朋知而繼粟然義不欲干人也趙文恪公視學浙江招先生入幕賓禮甚至圖詠其山川以歸歸未三年而及於難春秋四十有六著述佚於兵火僅存古風今月

之窮先生且如此也其命也夫配張孺人柔惠有婦德痛先生
難泣而失明卒年四十有四子元墉候選縣丞元垠孫秉劉銘
曰是爲先友黃先生之藏淸白吏子孫鬱而未光魂兮歸來西
山蒼蒼生爲雅儒歿爲國殤其永安斯幽堂亾姑國子監生田
君妻劉孺人墓志銘同治十二年六月乙亥國子監生江都田
君溥光妻劉孺人終於兄之子壽曾江甯寓舍疾革語壽曾曰
禮婦人內夫家外父母家吾之居此歷十七年權也其殯吾於
尼寺其葬也子銘其穿姑諱汝士字仲博先大父女先大母生
先考暨姑姑行居次幼多疾好讀書先考所誦肄姑輒默識不
忘年二十爲田氏婦移所以事先大父大母者以事其姑王太
孺人太孺人稱之曰賢國子君力學不遇傲岸負奇姑壹以和

卒爲佐助生女一不育側室周舉子增義姑撫教有恩姑歸田氏十一年而國子君卒又一年而王太孺人卒又五年姑依先大母以居粵寇再犯揚州先大母患足疾姑扶掖出郭行三里許以脫於難姑侍先大母庀家政肅而不察寸楮尺縉必藏弆以供缺乏佐先考先母繼母治家亦然歡其愉樂恤其陵夷蓋終其身如一日云嗚呼姑生五十四年安舒優裕之境甚少宜有所不自得者然姑不戚戚於貧富遺榮止足有山林之風喜誦淮南原道訓嵇康養生論間爲小詩雅有理致史所稱高行者姑實近之增義將以是年十二月甲申葬姑於揚州沙河橋之西原祔國子君兆用撰次懿德泣而載之石先大父諱文淇優貢生注選訓導先君諱毓崧優貢生薦舉八旗教習其家世學行見儀徵劉氏舊德錄今不具書銘曰貴不必賢富不必仁

子厚所以悼歎於其姑陳夫人者也已矣吾姑至哀無文其永安於茲墳守蒙紀略後敘同治二年三月苗沛霖再叛合其黨五萬人攻蒙城時知縣事者爲黃平賀君幼承堅守二百餘日待僧忠親王援兵至圍乃解沛霖伏誅事既定撰守蒙紀略一卷備述阽危出險之狀後十二年壽曾乃得讀之書其後曰咸豐初年捻匪張㳂張樂行等起於淮北剽刦焚掠流毒半天下天下皆知其爲賊　朝廷諸路置帥扼遮險阻用全力與之角逐屢而克捷其遺孽任賴諸酋猶且枝梧蝡蠕後粵匪之平七年乃告肅清獨沛霖者以鄉團爲盜十年介乎官與賊之閒而陰鷙之才又出諸渠魁上其顯謀叛也在咸豐七年秋至是受撫而復叛南據壽州爲後路與和含舒桐之粵寇聲勢相依倚西據潁上東據鳳陽懷遠爲羽翼而蒙城當北路可道宿亳以

竊江蘇河南者也沛霖欲得蒙爲巢穴盡輦其家屬金帛分置蒙郊各圩寨而厚集其眾以固蒙使其謀得逞西北之憂方大猶非二張之比乃敗績堅城之下凶渠授首一蹶而不可復振其削平顧先於粵寇何哉賀君能昌言其必叛而不誤於招撫之議也沛霖豺狼之性主兵事者非不知其終不爲我用然沛霖以求撫誤我者屢矣君以二月上官時沛霖猶挾團練名勦撚以自贖君獨謁忠親王於壽州力陳沛霖必叛狀策豫而神暇義正而辭直用能更危若以完疆土抗方張之凶鋒剷其牙角以代其出柙之謀隱然折衝消弭滔天燎原之禍於決策之頃其慮事何其敏歟語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又曰明其爲賊賊乃可滅君其知之矣壽曾觀往古之謀人國者或畏葸隱忍爲苟且旦夕之計其事卒破壞潰決不可收拾覆轍蓋肩背相

望故因君守蒙事備論勦撫淮賊之得失以告來者且以明君之功在淮甸者不止全一城也光緒二年夏六月又云君嘗語壽曾曰余未至蒙也先遣傔人至城戒紳民曰毋以兵練出逆逆則有誅余入沛霖營欲招諭沛霖既不可得則欲行沛霖輒尼之又時時顧所部健兒耳語余留三日謂沛霖曰視事有程限今不能留矣沛霖曰今當送公行語次他視而笑余心乃益疑也既入城紳民告曰昨日有人自東方來呼於門曰縣官明日且至命以兵練出逆不逆則有誅公前命曰毋以兵練出逆逆則有誅謹用公前命余曰危哉沛霖之留我乃謀出於此也此事紀略未及爲補記之

香雪崦叢書丙集
山陰　平步青　景孫　纂

縹緗㕓文筑下 論文

稷蜂社鼷

天香樓偶得韓詩外傳云稷蜂不攻而社鼠不熏非以稷蜂社鼠之神其所託者然也此與城狐社鼠同意今人引用城狐社鼠者多矣稷蜂社鼠少用者 青按往在都門友人文字有用稷蜂社鼷者某娛謂上句用虹升說鼷字不知何出豈虹戸篠驂之比耶予謂漢書中山靖王傳聞樂對云臣聞社鼷不灌屋鼠不熏

跳出

抱煙嘗爲人書某寺碑銘有今

皇御宇語以跳行書之爲

人所詰以語予曰此泥古之過也癸巳存稾卷十山西交城唐
開元二十九年石壁寺鐵彌勒像頌我皇我字空格貞元時湖
城縣進玉石瑱表草碑我唐我字提行正定府唐永泰時恆州
李寶臣碑我公我字空格五代時谿州銅柱記我皇我字提行
李蘭九司馬枚青西雲札記卷四按懷仁集右軍聖教序褚遂良
聖教序我皇福臻我字跳出寫歐陽詢書醴泉銘我后固懷撝
挹又我后夕惕亦我字跳出寫蓋我者親戴之詞非臣下自謂
也今人我皇我后皆於皇字后字跳出與古異矣据俞李說則
古碑皆於我字擡頭則似宜於今字跳行第今制　殿廷策卷
及奏摺無不以我字屬臣下自謂故遇我　國家我　皇上
皆以　國字　皇上跳行出格敬謹書寫豈得援古碑古帖
爲辭以我爲親戴而以我字跳出寫乎抱煙諸而去

陔餘叢攷卷二十六奏本擡頭條魏志景元元年詔尊崇燕王之禮凡奏事上書偁燕王者皆上平可見古時凡偁君上高出本文之上今日上平蓋另行起而與本文相平以殺于天子之式耳二初齋讀書記卷六今人寫字有跳行之語見左傳襄公二十五年注疏隨園隨筆卷十五春秋正義引魏晉儀注寫表有出格出格者今之擡頭也蓋本之通雅

喉衿

趙岐孟子題辭解論語者五經之錧鎋六藝之喉衿也孟子之書則而象之新唐書李栖筠傳子吉甫附云而唐州乃蔡喉衿又李晟傳有以通蜀漢衿喉文藝蕭穎士傳又有襄陽乃天下喉衿景文蓋皆用趙語西平傳作衿喉二字平列故互易之雲仙雜記卷七江總條引文筆襟喉其書未必有而命名則本之衿易作襟李文叔書洛陽名園記後當秦隴之襟喉似本西平傳

述作有本

洪北江曉讀書齋錄上云古人述作皆有所本荀子八賦可云奇創矣實本於管子小問篇自命之曰粟命之曰禾文法既同又皆用韻管子對桓公之言曰臣非聖也善承教也足知古人才識皆自學問中來又下云郭璞注爾雅自釋訓丁丁嚶嚶已下皆用韻學王逸楚詞章句及荀子成相篇庸按湛園未定稿無題集韻詩朱贊皇序云昔人評王逸少臨鍾元常書謂其勝於自運要惟逸少能之耳與北江此二條皆文家不可不知

以攷證入文

姚姬傳論文謂義理攷證詞章三端皆不可廢其門弟子陳石士侍郎時與似以告學子太乙舟文卷五復賓之書云且能以攷證入文其文乃益古吾師嘗語用光云太史公周本紀贊所謂周公葬我畢畢在鎬東南杜中此史公之攷證也其氣體何其

高古何嘗如今人繁稱博引刺刺不休令人望而生猒乎史公此等境詣吾師文中時時有之此固非百詩竹垞之所能知也然則以攷證佐義理義理乃益可據以攷證入詞章詞章乃益茂美與伯芝之書云攷證之學古人惟事其實而已至本朝始立其名 庸 讀柳文惠公朝日說柳子爲御史主祀事將朝日其僚問曰古之名曰朝日而已今而曰祀朝日何也余曰古之記者則朝拜之云也今而加祀焉者則朝旦之云也今之所云非也問者曰以夕而偶諸朝或者今之是乎余曰夕之名則朝拜之偶也古者旦見曰朝莫見曰夕故詩曰邦君諸侯莫肯朝夕左氏傳曰百官承事朝而不夕禮記曰日入而夕又曰朝不廢朝莫不廢夕晉侯將殺豎襄叔向夕楚子之留乾谿右尹子革夕齊之亂子我夕趙文子礱其椽張老夕知襄子爲室美士茁夕

皆莫見也漢儀夕則兩郎向瑣闥拜謂之夕郎亦出是名也故曰大采朝日小采夕月又曰春朝朝日秋夕夕月若是其類足矣又加祀焉蓋不學者爲之也僚曰欲子之書其說吾將施於世可乎余從之曾文正公求闕齋讀書錄卷八柳子厚對夕月開洪容齋王伯厚及近世顧亭林錢竹汀王懷祖之先故知古人讀書非鹵莽者庸謂文正此條勝石士云韓柳歐曾蘇王震川皆不深於攷據而又曰使韓柳諸君子生於今日亦必不薄攷證則亦知言也以上二條子偶爲顏貞言之顏貞曰豈特柳州哉荀子勸學篇口耳之閒則四寸耳楊注引韓侍郎云則當爲財與纔同非相篇按人則用枻韓侍郎云枻者檠枻也正弓弩之器也知文公當日亦不薄攷證故黃陵廟碑全篇皆辨駁王逸郭璞諸說柳州辨列子諸篇其博引繁稱語有斷制頁古文

真攷據豈它家所有哉若𦉫曰潛邱與石企齋書云大抵考据
文人不甚講究理學尤不講信乎蘊專曰朱子之學博極羣書
朱子之文雄視南宋固不可輕議矣若金谿陸文安專尊德性
似問學在所後矣象山集多視爲空疏無學者流余讀之殊不
然跋貴國寺雄石鎭帖可見也其文曰象山西阯瀕谿谿有度
曰石龜夾谿之山曰西山西山之北有山峭峙與西山同出曰
徵君山故老相傳古有隱者在其上累徵不就人號徵君因以
名山山麓有寺曰貴國猶藏其立寺時帖乃雄石鎭帖也字體
結𢧐行筆有法非今吏書所及年曰龍紀元年仍書歲次己酉
亦不類今時文移官曰鎭遏使侍御史簽書者曰押衙兼副將
印曰信州雄石鎭本末記文乃正篆不繆疊今其地屬貴谿史
傳所記故老所傳皆未嘗知有雄石鎭鄉人嘗言永泰二年置

貫谿攷之唐史貫谿之建在永泰元年而次年爲大歷元年然大歷改號在長至日是永泰嘗有二年矣建議至巳立涉兩年亦事勢之常置縣之年倘傳至今龍紀後永泰百餘年而人不復知有雄石鎭何也唐六典鎭有鎭將鎭副掌鎭捍防守兵部條中又云凡鎭皆有使一人副使一人今曰鎭遏使曰副將蓋互見矣又曰凡諸軍鎭五百人置押官一人今曰押衙者豈幾是歟施其地者曰周丞鄴丞鄴之官曰押衙兼都監然則此鎭有兩押衙又有都監唐百官志本六典六典乃明皇所撰史臣固曰永泰後諸鎭官頗增減開元之舊制固宜不可盡攷丞鄴稱鎭長曰中丞而其官實侍御史唐供奉官御史中丞與侍御史聯班此尤足以知非後人所能僞也其地則曰丞鄴宅西面東阬徽山腳初無君字然山上有井其深無底旱時禱雨率多

靈應謂之望井水流出爲石阬謂之君阬實拆徵君二字云耳寺僧海瓊乃周氏子丞鄰之後也好文學詩懼此帖之磨滅將刋諸石求予爲跋予觀唐於今爲近其季尤近龍紀之元距今纔二百有三年史傳所述故老所傳已不復知雄石鎮之彊弱則是帖之傳亦足爲攷古者之監故備論而書之文安此跋引據精碻文筆尤疏古不莫使容齋厚齋諸公爲之亦不過是隱居通議卷二象山云人謂某不令人讀書何嘗不教人讀只是讀得　耳知文安之學門人流弊方滋正不得以束書不觀目之也

年號不得割并用

日知錄卷二十　割并年號條云唐朝一帝改年號者十餘其見於文必全書無割取一字用之者至宋始有熙豐政宣建紹乾湻

之語已是不敬然猶一帝之號自相連屬無合兩帝而稱之者又必用上一字惟元豐以元字與元祐無別故用下一字本朝文人有稱永宣成宏嘉隆合兩帝之號而爲一稱天啟六年部疏稱正統正德爲二正奉旨列聖年號昭然何說二正庸按此條言靖略同又按天啟元年十二月二十日魏大中懇乞聖明亟允憲臣之推以重政體疏云二正之黜不可爲寒心耶二年四月二十九日周宗建歷陳陰象首劾逆璫魏進忠疏云祖宗朝內臣干預之禁勤在成憲後漸疏防釀成二正左光斗同徐正憲卿啟云如近日奪廷推等事二正之季所未有者周順昌送中丞繇貞周公南歸序云近觀二正之季敍王弄權衆正屏迹知天啟時二正見於章奏書啟甚夥近又有去上字而稱慶歷啟正更爲不通矣陔餘叢攷卷二十五年號併稱條全本之而不出顧名又云唐德宗思貞觀開元之治乃建號貞元宋孝宗兼取建隆紹興乃建號隆興甯宗兼取開寶天禧乃建號開禧然則朝廷之上已開其端矣養新餘錄卷七云宋人稱本朝年號多割取一字或舉上一字政宣建紹乾淳是也或舉下一字

祐聖[illegible]熙是也或錯舉上下各一字熙豐是也明代亦有洪永
化治嘉隆萬天崇之稱皆起於時文家　四庫全書攷證卷二
八十宋史徽宗紀贊況宣政之爲宋承熙豐紹聖椓喪之餘按宣
政蓋指政和宣和而言考漢唐以來每舉一帝年號俱兩字全
書自鄭棨稱開元天寶爲開天而宋之熙甯元豐遂稱熙豐因
有稱政和宣和爲政宣者此云宣政則更顛倒其文尤無義例
但各本皆同姑仍其舊庸　按李調元全五代詩卷八十六閩人林寬
酬陳樵見寄詩云光和才子多如此六訂詩陰谷將吟何所爲注光和
中和光啟之合稱中和光啟皆唐僖宗紀年林云光和亦顛倒
其文已爲宣政之濫觴是一帝年號割取併用唐人已有開天
光和故實不始於宋然實大不敬非第不通也敘述前朝有前
人詩文可爲藉口於　本朝則萬不可犯此大不韙也螺江日

記續編三卷云唐詩稱開寶稱元長宋史稱熙豐稱崇宣皆行文簡便法無關大義以日知錄非之爲過則樹聲之失不可從

光緒丁亥閏四月廿九奉上諭內外臣工章疏聲敘各省地名及臣下銜名等類均應全寫溯查乾隆嘉慶道光年間迭次欽奉　上諭訓飭不准率行減寫如科布多僅稱爲科塔爾巴哈台僅稱爲塔吉林黑龍江熱河僅稱吉黑熱之類不勝枚舉至烏魯木齊烏里雅蘇台均稱爲烏屬漫無區別又如司道但稱某司某道府縣但稱某守某令殊失君前臣名之義本朝年號尤應敬謹全書如乾嘉道咸字樣私家著述偶有省文尚可登諸奏牘嗣後內外各衙門陳奏事件於年號地名人名等項務當全行書寫不得減文致乖體制將此通諭知之欽此

祖不得稱皇考

香祖筆記十卷古人作墓誌行狀多云皇祖皇考余嘗疑之未達其義周密云詩思皇多士詩記引顏注漢書云美也急就章注云正也大也秦誓孔傳訓皇爲前西河辨定祭禮通俗譜曲禮皇考儀禮皇祖皇尸皆天子諸侯通稱唐僖宗朝曾禁稱皇字

而易以顯字蓋皇與朕古人上下通用而秦後禁之顯義亦未妥不若概以先字冠之大司樂文可據養新錄卷十六 古人文字不宜學條李翱述其大父事狀題曰皇祖實錄當時不以爲怪若施之後代則犯大不韙矣唐宋人碑誌稱其父曰皇考歐陽公瀧岡阡表亦稱其父皇考宋徽宗始禁止之南宋以後遂無敢用者好古之士當隨時變通所謂禮從宜也此下稾本空五行 元楊維楨鐵崖文集亦有先考山陰公實錄蓋沿習之之誤 四庫全書總目李文公集提要云惟集中皇祖實錄一篇立名頗爲僭越夫皇祖皇考文見禮經至明英宗時始著爲禁令翱在其前稱之猶有說也若實錄之名則六代以來已定爲帝制隋志所載班班可稽唐宋以來臣庶無敢稱者翱乃以題其祖之行狀殊爲不經編集者無所刊正則殊失體裁矣 庸按作碑版文

字不得以祖爲皇考見乾隆四十三年戊戌六月兩廣總督巴延三奏舉人王爾揚代人作墓碑率用皇考字樣則厲禁久垂令甲屬文者不可不知

合葬不書暨配

潛邱札記卷四上跋金石要例云錢牧齋答徐巨源書云古人合葬題不書婦今曰暨配某者空同以後不典之辭也余徵之空同文集凡八篇題有合葬字無暨配字故曰以後其郎指王道思翬哉頗不誤杭堇浦復梁薌林少師書亦引牧齋語又曰黎洲黃氏亦云婦人從夫故誌合葬者其題只書某公志銘或墓表未有書暨配某氏也引張說爲蕭灌楊炯爲王義童兩神道碑爲證且曰自唐至元皆無夫婦同列者徐司寇作讀禮通考據其舅氏亭林先生所撰金石文字記有澤王府主簿梁府君

并夫人唐氏墓志銘四品孫義陽朱賓撰唐武后垂拱四年十一月也又滎陽鄭府君夫人博陵崔氏合祔墓誌銘蔡貫撰宣宗大中十二年十二月也據此則古人亦有書婦者矣錢黃兩氏亶由未見兩碑輕易詆駁未可卽爲定論閣下太夫人先歿歷二十年朝廷復有贈典照耀遠近固當鄭重特書況梁府君又君家之前事乎但其志新出終南山楩梓谷土中錢黃兩氏皆未及見王遵巖處士陳東莊公暨配黎氏墓表魏叔子楊一水同配嚴孺人合葬墓表暨袁君泰徵同配吳節母合葬墓誌銘二君皆能名古文者其文炳見於集中如有譏我者可援以相證矣紀文達公遺集中一姪理含暨配張氏墓誌銘云堯峰先生有與友人書云誌銘草就卽附上倘卽刻石篆蓋及誌文首行宜但云某銜某府君愼勿加暨元配某孺人字此近世無

禮者所爲凡唐宋元諸大家皆無之前明成宏以上亦然蓋女子從夫故祭曰祔食葬曰祔葬凡祔食者惟立男尸無女尸亦此義也予攷唐劉伸誌張君平墓首行題淸河郡張府君夫人安定郡胡氏合祔誌銘則此例不始於明季然單文孤證不足爲憑究以汪氏爲定論隨園隨筆卷二十一有墓銘標題書配非古而書配亦可一條全引杭氏之說而云余按夫在而妻先卒昌黎爲都統韓宏妻撰銘父在而子爲母刻石臨川爲楊學士母撰銘碑首標題俱冠以某官某公之妻是則錢黃二公之說雖本婦人從夫之意而其間亦尚可通融庸按碑版文字宜法古標題亦不可苟自當以虞山梨洲堯峰三先生之言爲不易堇浦爲文莊當國有爲言之非文字通例牧齋黎洲未見梁鄭二碑然品外錄容臺集已吾集三書不容不見所以不援引者正

以秦貫碑尙在疑似削之朱賓劉伸亦它無表見文達所謂單文孤證不足爲憑最爲有識否則秦朱正可爲張作證何以不一及也隨園所引韓王文則其夫雖在若不繫以夫之官則無所繫所謂辭窮也何可以證書暨配之可通融隨園尺牘卷六與翁東如亦以鈍翁之言爲是隨筆似亦有意作模棱語不可爲典要也

太夫人

掌錄引卻埽編云故事臣僚封贈母及祖母不問存歿並加太字曰太夫人太君政和間劉安上建言太者事生之尊稱也按樹如翟宣傳岑彭傳潘岳賦杜子美詩皆然封母而別之以太所以異於其婦若旣歿並祭於夫若加太字尊稱是以尊臨其夫也名義未正詔允之自是凡追封者除去太字按帝者之祖母稱太皇太后旣升祔

稱皇后正此比也而世之學士臨文多有繆誤失之不攷耳庸

按十七史商榷卷九十四追尊四代條在殁皆加太字唐末以來相沿成例至政和始除

欽定大清會典卷七封贈曾祖母祖母母存者加太字已殁不加或其夫尚存亦不加太字隨園隨筆卷十六陔餘叢攷卷二十七皆引五代會典天福五年中書舍人艾穎父在請封其母部議以其父在堂只稱夫人不稱太夫人趙云八年尚書司門郎中尹皆父在母封縣君不加太字掌錄商榷皆未之及作碑版文字於此字不可不檢也

大雲山房文藁二集卷二上舉主陳笠帆先生書婦人稱太始於太姜太任太姒戰國始見太后之稱漢晉以來有太夫人之稱其夫在不稱太乃定制於北宋至今沿之而夫婦皆亾則仍不稱太與歷代升祔不稱太同

文稱南直北直非稱三司尤非

援鶉堂筆記卷四十三方苞禮部尚書太子太傅楊公墓志銘云丁酉夏出爲北直巡道小倉山房文集卷二亦有文定神道碑銘云授直隸巡道當是時直隸無兩司官觀望谿文爲當矣按明代先都南京稱南直隸後都北京故又有北直隸之稱是明代北直隸之稱爲南直隸而加此字也其實直隸據王都而有此稱在明代南北且不可以並稱況今本無南直隸直隸又何必更稱北平況又去隸而言北直失之甚矣又云國初沿明制直隸不設三司而以巡道主刑獄兼驛傳按明代去元行省之名而爲布政使司其直隸者二曰京師曰南京布政司十三直隸者言中都官治之不假於行省也如直隸州不屬府而逕屬省也去隸而言直此俗稱省隸字也望谿作孫徵君傳及此文則以此見於文是大不可也肅按望谿文最講義法而敘事頗沿俗稱不免率爾操觚以此爲後人彈射不第如穆

堂所譏吾桐二字爲不通也第明太祖於至元丙申三月下金陵改集慶路曰應天府洪武元年八月建都曰南京十一年曰京師永樂元年仍曰南京建北京於順天府稱爲行在二月罷北平布政使司以所領直隸北京行部十九年正月改北京爲京師罷北京行部直隸六部正統六年八月罷稱行在定爲京師故有南北直隸之稱蘆隱所糾亦未覈在園雜志一卷云明洪武建都江甯改爲應天府稱直隸及永樂遷都北平改爲北京曰順天府江甯改爲南京曰應天府稱順天爲北直隸應天爲南直隸　本朝定鼎順天仍其舊稱蓋京有南北者明南京亦置部院羣臣以洪武舊都命名也今版圖已無南北之分應天既改江甯府亦何有南京之有乎既無南京又何北京之有順天應稱京師京都爲是無奈道路傳呼日謁一日郎士大夫亦習

焉不察可爲謬誤之甚庸按隨園隨筆卷八直隸二字見宋史趙普傳直隸省三字見元史地理志蓋直隸猶東漢之司隸并所領郡縣言之在圜專指順天應天二府亦誤望谿言直隸不設三司 國朝止布按二司本無都使司尚何三司之有以入碑版文字皆重貽惟謬宜竹汀錢氏譏爲讀書不多也至居易錄云自明洪武九年六月改元行中書省爲十三布政司 國朝因之爲十四南直隸改江甯而相沿猶稱某某省者非也自明至今止當稱布政司而不當稱省至河南京畿等道則尚沿唐稱洪北江撰乾隆府廳州縣志從之而章實齋氏不以爲然謂督撫設而布政使已非明舊今之十七首尚沿俗稱當稱某部院移書辨之纚纚數千言見實齋文略阮亭時江蘇安徽爲江南湖北湖南爲湖廣陝西甘肅爲陝甘尚未析置故曰十四布政使司

章曰十七則以直隸不與他布政司同奉天無兩司故其實今日行文當云十九省也盛京將軍兼總督銜新疆臺灣設巡撫則當云二十一省矣

文忌裝頭

陳祖范掌錄云六朝暨唐文體多用裝頭張伯玉屬曾子固作六經閣記前多鋪敘張不愜意自爲之云六經閣諸子百家皆在焉不書尊經也歐陽公醉翁亭記先述勝地至於累幅後一埽去曰環滁皆山也其西南諸峰林壑尤美皆翦截浮泛不用裝頭之法柳子厚議韓昌黎平淮西碑以爲若我爲之便用輿師伐叛說起此又說之過當文章自有原委蒙頭蓋面固不可輕率徑突亦非宜韓文固無可議也庸按升菴外集卷十五山海經補注白沙山廣圍三百里盡沙也世傳六一公作醉翁亭記

始云滁四面皆有山又改云滁爲州山四周又改云云末乃改云環滁皆山也可謂簡而秀然山海經已有此語如瀧岡阡表求其生而不得數轉語出孔叢子學古文者可不讀古書乎闕下名臣言行錄後集卷九曾肇引聞見錄有者字容齋五筆卷五無之有是

言大非夸

蘇文忠公六一居士集敘云歐陽子論大道似韓愈論事似陸贄記事似司馬遷詩賦似李白此非余言也天下之言也數語推崇六一所謂言大非夸也此段文法本柳州陳京行狀云其忠類朱雲其孝類潁考叔其廉類公儀休後人多效之如劉忠端公極岳朱公燮元墓志銘云盡嘗竊論公沉毅如魏公忠誠如汾陽練達如文饒廉正如孝肅而將略大類趙營平允爲本朝經濟名臣冠冕黃俞邰目周櫟園亮工吏事精能撫輯殘黎

則如張乖厓其屢更槃錯乃別利器則如虞升卿其文章名世
領袖後進則如歐陽永叔其博學多聞窮搜遠覽則如張茂先
其風流宏長坐客恆滿則如孔北海其心好異書性樂酒德則
如陶淵明其敦篤友朋信心不欺則如朱文季其孺慕終身友
愛無閒則如荀景倩李孟元至其登朝未久試用不盡則如范
希文而遭讒被謗坎壈挫折又如蘇長公蠡尾續文卷十文靖王
公熙神道碑銘云公入相值滇寇甫平民思休息公爲政務以
寬大和平宣上德意清靜如蕭曹奉行故事寬大好禮如丙魏
文雅如謝太傅不喜生事如李文靖雅量有容如王文正近今
稱賢相者無以逾公又卷十一念東高公珩神道碑銘云大抵公
齊物似莊生平等似調御三樂似榮啟期坐人春風中似程明
道樂道人善似邵康節耽禪悅似晁文元蘇文忠彭士望方輿

紀要序云其膽似韓稚圭智似李長源德量似婁師德清操似
盧懷愼寬靜似謝安石而絕意聲色不事矯情奇才博學似王
景略雖去桓溫必不爲苻堅所用祖范之人如是秦松齡陶紫
司元蘐墓志銘云余嘗謂君議論如賈長沙政事如元道州文
章如范蔚宗而沈淪一官賫志以歿可歎也鄭梁南雷文案敘
云因與斯大舉有明一代之文與先生之文而私論之曰金華
之學有其博贍而無其精深甯海之氣有其浩蕩而無其沈摯
姚江之識有其高超而無其典實吉水之養有其蘊藉而無其
風華玉峰之神有其簡潔而無其雄厚毘陵之才有其快利而
無其堅凝而要之原本於六經取材於百氏查愼行曝書亭集
敍云蓋嘗錯綜人物而比量之其博物如張茂先多識如虞祕
監淹通經術如陸德明顏師古熟精史乘如劉知幾劉原父兄

弟貫穿今古明體而達用如馬鄱陽鄭夾漈王浚儀而乃儕之以班馬之才運之以歐曾之法藍鼎元寒支先生傳論文章如韓心事如屈志節之清高與管幼安伯仲矣全祖望臨川李公紱神道碑銘云嘗謂公之生平盡得西江之裘冶學術則文達文安經術則盱江博物則道原原父好賢下士則兖公文章高處偪南豐下亦不失爲道園而堯舜君民之志不下荊公剛腸勁氣大類楊文節所謂言大而非夸者吾言是也又李杲堂先生軼事狀集外文卷十一云嘗謂先生一生流離國難則宋之謝翱鄭思肖委蛇家禍則晉之王裒唐之甄逢周旋於忠義之間則漢之云敞闓子直又冬心居士寫鐙記集外文卷十二云錢唐金君壽門畸士也其博學好古如楊南仲古文辭似孫可之詩似陸天隨其磊落似劉龍洲深似倪迂尤喜狎邪之游似楊鐵厓而其

癡甚篤遠似顧長康近似鄺湛若吳蘋卷施閣乙集題詞云朴質若中郎逍宕若參軍肅穆若燕公陳壽祺重編黃漳浦遺集敘云嘗論公德性似朱紫陽氣節似文信國經術似劉子政經濟似李忠定文章似賈太傅陸宣公非獨以殉國震耀宇宙又以公之學與文在勝朝當與劉誠意方正學上下馳騁與國家相爲終始不可以成敗興亾言也鄧顯鶴南邨草堂集卷八船山遺書目錄序先生刻苦似二曲貞晦過夏峰多聞博學志節皎然不愧顧黃兩先生書陳恪勤公讀書圖小像後云公質直不阿如汲長孺剛方不撓如包希仁宏奬風流愛才如命如歐蘇兩文忠公金安清撰周文忠公傳略許曰公之當大事厚重如周勃剛直如汲長孺愛惜士類嚴斥僉壬如李元禮范孟博蕩佚簡易如班定遠盛德仁心如丙丞相而年登大耋遭際聖明

則馬伏波所不逮也公之風力兩漢人有其彷彿六朝而後貞性漓矣呂文節公賢基見燕下鄉脞錄卷十四言石洲孳經似賈長頭考史似劉子元論地理似鄭善長王伯厚論治體似陸敬輿白居易行詣卓絕文詞瑰偉則又似蕭穎士徐仲車薛叔耘觀察福成代李台肥草曾文正公事迹疏云竊嘗綜敘曾國藩之爲人其臨事謹慎動應繩墨而成敗利鈍有所不計似漢臣諸葛亮然遭過盛時建樹宏闊則又過之其發謀決策應物度務下筆千言窮飜事理似唐臣陸贄然涉歷諸艱親嘗甘苦則又過之其無學不窺默究精要而踐履篤實始終一致似宋臣司馬光然百戰勳勞飽閱世變則又過之此外別集似此者夥就所引言之援列古人品騭貴當而文筆又宜變化自出新意則效顰夷光無嫌唐突若其人未得古人之似而訣慕點鬼則千秋論定

來者難誣況取文忠文而生吞活剝之壽陵學步邯鄲又奚以爲臨川弟紘穆堂初稾敘云兄生平志荆公之志以皋夔自命立朝風節似歐陽文忠公居家孝友似曾文定公黃之鑄敘云先生於文取永叔子固於命世之志取介甫於學術取子靜不出其鄉而奄有前古謝山先生碑文全本二敘末句直用文忠語所謂文家點破法也謝山與臨川石交不下蘇之於歐推崇語似過當而實切臨川生平故不嫌其襲若黃之於櫟園彭之於宛谿其書具在天下後世可欺乎

點化故事

文家隸事有點化之格與鈔變故實者不同如文史通義卷四匡謬云今乃坐人愚陋而以供已文之起伏則是假推官以叶韻也昔有居下僚而吟詩諂上官者上官召之適與某兵官者同

見上官誥之其人復吟詩以自解而結語云問某推官推官初不知也惶懼無以自白退而詰其何以見誣答曰非有他也借君銜以叶韻耳卷五古文十弊云昔有夸夫終身未膺一命好襲頭銜將死偏召所知籌計銘旌題字或徇其意假藉例封例贈修職登仕諸階彼皆掉頭不顧最後有善諧者取其鄉之貴顯大書勳階師保殿閣部院某國某封某公同里某人之柩人傳為笑故凡無端而影附者謂之同里銘旌不謂文人亦效之也

按夷堅志壬集下王齊叟字彥齡元祐樞密彥霖之弟也任俠有聲初官太原作詞數十曲謗郡邑同僚并及府帥帥怒甚因羣吏入謁面數折之曰君恃爾兄謂吾不能治爾耶彥齡斂版頓首謝且請其故復趨進倚聲微吟曰居下位只恐被人讒昨日但吟青玉案幾時曾作望江南下句不屬回顧適見兵官乃

日請問馬都監帥不覺失笑衆亦匿笑而退時都監倉皇失措
何其出詰之曰素不相識何故以我作謔王笑曰不過借公吋
韻耳閒[illegible]詩話昔在蘇州見一家舉殯其銘旌云皇明少師文
淵閣大學士申公閼壁豆腐店王阿奶之靈柩寶齋蓋用此二
書以文不雅馴故點化出之若援引故事而鈔變其時代里居
姓氏縱情事不甚舛異後人讀之將謂別一人事輾轉引用則
郢書燕說非所宜矣

又

詩大雅榛楛濟濟陸璣疏楛木莖似荊而赤其葉如蓍此語釋
文所引正義則云織以爲斗筥箱器簏以爲[illegible]箱又屈以爲釵
也故上黨人諺曰問婦人欲買赭不謂竈下自有黃土欲買釵
不謂山中自有楛有懷堂文稾尤悔庵今文稾序買赭而得土

問敘而出楷眞可爲調笑也榠盦曰文藝當用陸疏諺語而緐媘不同殆卽文家點化故事法耶　庸曰考訂文字援引故籍必全書之一字不可刪易刪易之卽非此書矣不足爲證也若議論文字偶援前人語言以爲敷佐不妨鎔鑄變化出之諸大家別集具在不必照書謄寫致人痓易也瑟耿曰楷爲荆類古人迺以爲敘　庸曰韓詩外傳孔子出游婦人中澤而哭孔子問焉曰鄉者刈蓍薪亡我蓍簪著之簪楷之敘一也宋書后妃傳江斅讓昏表荆敘布帬足得成禮荆敘楷敘亦一也

散文中七字句

珊瑚鉤詩話度世古元歌云始靑之下月與日兩半銅斗合成一大如彈丸黃如橘就中佳味甜如蜜出彼玉堂入金室子若得之愼勿失樊宗師銘云云朱子京紆臣贊云云韓宋之文皆

宗於古然退之爲之則有餘子京勉之則不足又施於史詞似非所宜矣庸按容齋四筆謂宋贊效前漢書贊其模範本自成相篇韓非內儲說來則施於史詞不得爲非焦竑筆乘卷三亦駁表臣說曰然則漢非史詞耶特自新書後別集間有之遼宋以下史則固無有仿之者矣韓公鄭厗銘亦然不獨樊也

困學紀聞卷一廉恥國之脈也廉恥泯則國從之是以楚瓦好賄郢城危晉盈求貨霸業息秦賂讒牧遷爲虜漢金閒增垓敗羽卷三鄭用三良未可間衞多君子未有患季梁忠謀彊敵畏汲直守節亂萌弭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正先諫誅嬴運促李雲忠隕漢宗覆章華罹僇陳業隳昭圖嬖禍唐鼎移詩曰曾是莫聽大命以傾散體中忽用七字句所謂時出一奇正仿班書也昌黎賀牟銘中七字四句後半用四字句八亦此法

又卷十七劉夢得歎牛因論篇名云員能霸吳屬鏤賜斯既帝秦五刑具隨園隨筆卷二十五止引首二句謂倣劃贊長平威振杜郵死玹下敵禽鍾室誅倣舟篇名亦因論云越子膝行吳君忽晉宣尸君魏臣忌白公屬劍子西哂李園養士春申易此條四筆亦引之文法倣漢書蒯通等傳贊注唐書許臣贊亦然閻潛邱評引升庵全集卷五十二謂文法皆祖韓非門人捐水而夷射誅六句亦本容齋東坡賀朱壽昌詩又用此法奇矣

宸襟

詩文中用宸襟二字不知昉於何時續古文苑卷十二唐王隱容集沙門不應拜俗等事序有云而宸襟歷選遂卒於常又卷十七武三思大周無上孝明高皇后碑銘豈若宸襟鎮結長懷露序之哀樊南文集詳注卷一為令狐博士緒補闕綯謝宣祭表云殘留懿德上惻宸襟為王御瓘謝宣弔并賻贈表云遂延家難仰

惻宸襟爲河南盧尹賀上尊號表云陛下又濬發宸襟委諸廟

贊玉谿生詩詳注卷三思賢頓云宸襟他日淚薊暮望賢西馮氏

浩皆無注亦未引隱容序按說文宸屋宇也賈逵曰室之奧者

邃語君若不忘周室而爲敝邑宸宇亦寡人之願也後人稱帝

居曰宸取北辰義或曰宸極或曰楓宸離騷有蕩余襟之浪浪

二字似文家彞搢與王序微異惟爲盧表不可解耳張說撰姚

崇神道碑銘云上惻旒扆爲義山所本馮未引注焦氏筆乘續

卷三顧在珣十在文亦有披求女色取悅宸襟顧王衍時人似

本樊南

藩條

今人謝　恩摺子中習用藩條字以爲布政使故事按詩价人

維藩毛傳藩屏也鄭箋王當用公卿諸侯及宗室之貴者爲藩

屏垣幹爲輔弼無疏遠之則指諸侯言史記酷吏傳以與化條此字典所引今史記本無謂敎條似與布政使近顏魯公撰臧懷恪神道碑銘載廣德元年冬十月贈工部尚書詔有出有藩條之寄入多爪牙之任按懷恪充河源軍使兼隴右節度副大使關西兵馬使藩條亦指藩服言樊南文集詳注卷一爲濮陽公陳情表云纔通閨籍又處藩條馮氏注引隋書公孫景茂傳宜升戎秩兼進藩條又代濮陽公遺表云恭承詔命以守藩條卷二爲滎陽公赴桂州在道進賀端午銀狀云繫以藩條闕覲丹墀之下皆指節鎭言惟韓文公遺文皇帝即位降赦賀觀察使狀云忝以藩條有制拜賀無由劉賓客文集夔州論利害第一狀云遐令歷事四聖頻令藩條文公夢得皆官刺史亦與今布政使不合第儷體文字摭拾經史字每多割裂湊合用之不能一一覈其本義

本事也于志甯撰皇甫誕碑有折瑞蕃條句則蕃藩古字通

琬玉茗琬

詩文遇　廟諱宜敬避每用他字恭代無可代者則缺筆改寫甚不可也唐元宗答張九齡謝太子書賜批云銘之琬玉韋皐謝政刑箴表云刊於琬玉之上二字恐係校栞唐文者改寫未可沿用不若李德裕請刻夢眞容勅旨奏云雖絲綳已載而茗琬未書則同用此故實而止上一字後人可仿用之三文皆載全唐文耆畫曰張說鄭國夫人神道碑於是灑翰黃絲鏤字靑琬茗琬外亦可用翠琬靑琬王勃乾元殿頌庶鐫芳於翠琬梓州飛烏縣白鶴寺碑不題勳於翠琰又題芳翠琰益州德陽縣善寂寺碑翠琰元碑皆不可用少陵秋日夔府詠懷云頭陀琬玉鐫恐亦是改寫

通籍

今人作文每云通籍爲某官蓋本謝朓始出尚書省詩既通金閨籍復酌瓊筵醴注云金閨金馬門也籍者爲二尺竹牒紀其年紀名字物色懸之宮門案省相應乃得入也李善此注蓋据漢書元帝紀令從官給事宮司馬中者得爲大父母父母兄弟通籍應劭注也金馬門當作司馬門李注似誤一字隨園隨筆卷十則云漢制司馬一人守宮門記公卿之年貌號曰門籍以通其出入太后除竇嬰門籍使之不得奉朝請王嘉爲郎坐戶殿門失闌免不知何本今無此制似未可率用然今制內外官引見部院各堂官帶領者先以粉牌俗呼綠頭籤嘯亭雜錄卷九王貝勒用紅頭牌公以下用綠進　御籤書某官某姓名背書年若干歲某省某縣人由某出身歷某官一一開列蓋即古竹牒之遺新進士亦然云

通籍未礙也

瑜亮

柳南隨筆卷一既生瑜何生亮二語出三國演義實正史所無也而王阮亭古詩選凡例尤悔菴滄浪亭詩序並襲用之以二公之博雅且猶不免此誤今之臨文者可不愼歟隨園詩話卷五何屺瞻作札有生瑜生亮之語被毛西河誚其無稽終身慚悔庸按金正希任濬公文序云既生瑜何生亮故國士曰無雙奇人曰不偶尺牘新鈔卷五孫豹人與王貽上書譬如既生瑜又生亮亦天地僅事矣小說俚言闌入文字晚明最多阮亭悔菴豹人屺瞻亦沿而不覺耳

正任

今人書碑題名林居者結銜每書前任某官或書昔前某官未知

所昉邵雲農云當書正任某官以別於罷職者庸謂今外省府州縣實缺以事調省其結銜每書正任某府某縣亦不知所昉宋史職官志凡未落階官者爲遙郡除落階官者爲正任遙郡正任恩數邈絕與今制不同不若仍書前某官爲得并任字可媘也

正寢

碑版文不可一字無出處而引用古語亦須切當不得仍譌承謬老學菴筆記卷十云古所謂路寢猶今言正廳也故諸侯將薨必遷於路寢不死於婦人之手非惟不瀆亦以絕婦寺矯命之禍也近世乃謂死於堂奧爲終於正寢誤矣前輩墓誌之類數數有之皆非也黃魯直詩云公虛采蘋宮行樂在小寢按魯僖公薨於小寢杜預爲小寢夫人寢也魯直亦習於近世謂堂爲

正寢故以小寢爲妾媵所居耳不然既云處宋蘋宮又云在小寢何耶近世文集中鮮云正寢而赴告則必云壽終正寢据放翁說則二字不可率用

都京諸賦

小倉山房詩話卷一云古無類書無志書又無字彙故三都兩京賦言木則若干言鳥則若干必待搜輯羣書廣採風土然後成文果能才藻富豔便傾動一時洛陽所以紙貴者直是家置一本當類書郡志讀耳故成之亦須十年五年今類書字彙無所不備使左思生於今日必不作此種賦卽作之不過翻摘故紙一二日可成而鈔誦之者亦無有也今人作詩賦而好用雜事僻韻以多爲貴者誤矣章氏實齋文略書坊刻詩話後云京都諸賦本於國策陳說六國形勢管子呂覽淮南俱有地理風物

之篇至班左諸君而益暢其支乃有源流派別之文辭章家之
大著作也若如此言則古人極意營構止作得廣事類賦類林
新詠兔園冊子而已且彼時字書自三蒼急就說文字林韻書
如聲類韻集著於梁錄隋志者凡百餘家而云古無字書自山
海州郡風土道理圖經志記見於梁錄隋志者亦百餘家而云
古無志書自皇覽徧略會林物始以及袖中備遺諸記語麗事
對要錄文府之屬鉅細大小見於梁錄隋志者亦數十家而云
古無類書此眞一丁不識之無知妄作也矣好雲樓初集卷二十八
雜識云異哉子才遂不觀三都賦序乎序曰余既思摹二京而
賦三都其山川城邑則稽之地圖其鳥獸草木則驗之方志夫
外史掌四方之志周已有之誰謂漢晉闕如哉其意欲抹摋都
京宏麗而忘其言之疏也　庸按子才才優於學詩話尤爲凡猥

宜爲章先生所詆小湖廷尉餉行左賦序以譏其言之疏當矣然詩話似亦有本潛邱劄記卷五與戴唐器書四十一艾千子云上林子虛兩京三都讀其文不過如今之學究據通考類要之書分門按索相襲爲富求其一言一字出於其必之所自得無有也此等說話罪不容誅班固賦曰二京無兩京名目楊泉物理論云平子二京文筆卓然孫興公曰三都二京五經鼓吹可見古人稱名無有誤也通考指文獻通考而言乎今學究是何人能據以按索亦可謂通達國體之人矣類要是何書至眞子虛賦久不傳文選所載乃天子游獵賦昭明誤分之而標名耳此則愚之獨得非南英所能知南雷先生云艾千子與王李只爭一頭面然有見如不讀唐以後書邪說也詆上林諸賦又豈正論平均宜服上刑子才之說似本東鄉潛邱戟手痛詈至欲

誅之刑之視章先生之斥詩話抑又甚矣

文章圈點

賴古堂尺牘新鈔卷十二沈光裕與友云凡著書如小品及教後學獨得自喜者不妨略用圈點以標新意若經制大編以呈君相質師友傳之天下萬世者一用圈點便成私書轉瞬異同譏起如李卓吾陳明卿皆不能免近日尤爲濫觴可爲著書家一大戒也至施於自作詩文尤爲不可昔言三分詩七分讀以爲笑謔若無一分可觀而作十分圈點謬亦甚矣結鄰集卷三陳石莊與張天生云古人之批閱皆能與其書並傳宋之謝疊山樓迂齋近時之唐荊川茅鹿門皆以著書之精神而爲批閱其批閱亦即其著書之一種也櫟園評曰若細論之無論批抹即一點亦有難下處又四照堂文集序或曰于一自刻其文爲之評

臚而別以丹鉛則傳于一之文宜加評點使于一之性情見焉于一之志也子曰否否點而評之非古也文之佳美讀者自得之于一之文有目者所其睹也且夫古人之書評騭而丹鉛之者有矣章疏節釋字櫛句比而使古人之意遂止於此者何其視古人之甚小也明鹿門八家之評有識者尚不能無遺議焉後之人其亦不可以已乎而南雷文定凡例則云文章行世從來有批評而無圈點自正宗軌範肇其端相沿以至荆川文編鹿門八家一篇之中其精神筋骨所在點出以便讀者非以爲優劣也呂葆中古文精選凡例亦云古人選本用圈點者在宋惟呂東萊之關鍵按有標抹非圈點葆中誤樓迂齋之崇古文訣謝疊山之軌範而已浦起龍讀杜心解凡例亦云書有圈點鈎勒始自前明中葉選刻時文陋習然行間字裏觸眼特爲爽豁故仿而用

之小倉山房文集凡例則云古人文無圈點方望谿先生以爲有之則舫飾處易於省覽按唐人劉復愚文冢銘云有朱墨圍者疑即圈點之濫觴姑從之 肅按自刻詩文已近啖名不及古人謙質如濃圈省點自買詅癡無論郵様可哂其中肯綮者十不得八九反誤後人多矣隨園引劉銘則文人自矜得意忍俊不禁草稾穴埋非以問世與槧版徵不同也文定文約外仿之者悉數難終姑就所見者志之

張岱瑯嬛文集 賀貽孫水田居文集 朱一是爲可堂集

杜濬變雅堂集 邱邦士文集 三魏合集 侯方域壯悔堂集 邵長蘅靑門簏稾 毛際可安序堂文 洪嘉植大蕣堂集 林雲銘挹奎樓選稾 毛奇齡西河合集 李塨恕谷後集 蔣塤斯友堂文集 儲欣在陸草堂集 方

燊如集虛齋學古文 方苞望谿集 張璉勺園文集 盛
大謨字雲巢文 梁份懷葛堂集 涂登錼野初學文類稾
檀萃草堂外集 羅暹春水南灌窽遺稾 林有席平園
雜著內編 茹敦和竹香齋古文 林明倫穆菴先生遺文
陳道凝齋先生遺集 郭起元介石堂文集 涂斯皇涂
宜振文集 何輝亡飯峰先生遺稾 周禮月巖集 周景
崧岸春草堂集 宋華國立厓文稾 羅有高尊聞居士集
熊寶泰藕頤類稾 王曇煙霞萬古樓集 徐鐵慶玉山
閣集 盧浙三惜齋散體文 趙敬襄竹岡雜綴有點無圈 劉
鴻翱綠野齋前後合集 李祖陶邁堂文略 張崇蘭悔廬
文鈔 蔡珍退鷁居偶存 吳嘉樹梓湖文錄 吳大廷小
酉腴山房集 尊南如不及齋文鈔 李元度天岳山館文

鈔亦有點無圈近人多仿之

文字凝鍊

余年十四五時家貧　先大夫槃蓀公覬得補諸生可授經餬口然余頗跅弛時文不嫺規範而偶作散體文顧充沛自喜一日侍　先大夫偕老友吳楊二公年久忘其名字游南鎮舟中偶述所作楊曰少年文字固宜蓬勃然不可不知凝鍊之法因舉兩般秋雨盦隨筆卷三祭文條李觀祭歐陽太夫人放翁祭朱子趙介如祭賈似道明武宗祭靳閣老四篇云諫庵偶舉可以隅反　先大夫起而謝曰不敢奢望吳曰得如習竹登賢書有筆墨傳留於願足矣吳曰潛邱劄記卷二唐舒元輿玉筋篆志論李斯李陽冰之書其辭曰斯去千年冰生唐時冰復去矣後來者誰後千年有人誰能待之後千年無人篆止於斯嗚虖主人爲吾寶

之王安石倉頡臺曰倉頡造書不詰自所鳴呼多言祇誤後生此一銘一詩俱有不可名言之妙宜三復焉　先大夫曰小子識之二公之言皆文章簡鍊法不可忽也余唯唯隨筆時新出廣東印本非番蚨二餅不可得劄記則坊肆烏有藏書家亦尠余懷之胃肌者有年　先大夫久棄養亂後歸來吳楊二家不知存亾殆亦歸道山矣今春偶舉示友人謂誅庵所舉外如宋稗類鈔卷一曲端祭叔曰鳴呼斬副將者涇原都統制也祭叔者姪曲端也尙饗則借叔立威端之殘忍可誅其文何足存若必求簡古而達無不盡之意則莫如因話錄裴晉公臨薨卻進玉帶表云內府之珍先朝所賜既不敢將歸地下又不合留在人間最爲簡切靑箱雜記王旦晚年表謝賜金五千兩云已恨多藏況無用處一語尤道得眞切也然文章有宜簡亦有時宜繁

昌黎所謂惟其是爾不可一概論也友人以爲然

譬喻

鑑戒錄破木夾條云適使仲尼生於秦末乘胡亥之亂用顏閔爲宰相子路冉有領將軍子貢宰我充行人子夏言偃典書檄雖六合鼎沸可期而定也當此之時劉項只可都頭韓彭不過十將軍聖人雖有帝天下之才而無帝天下之時終不妄動肅按此段文字蓋仿漢書東方朔上書然語近於戲矣

瑰瑋

援鶉堂筆記賈誼新書有瑰瑋篇按其文則瑰政非美而瑋術乃善政耳茅鹿門評文字用此二字是不攷也肅按莊子天下篇其書雖瓌瑋而連犿無傷也其辭雖參差而俶詭可觀鹿門本之有何不攷廣雅釋訓瑰瑋琦玩也王念孫疏證云玉篇引

埤蒼云瑰瑋珍奇也史記司馬相如傳俶儻瑰偉漢書作瑰瑋魯靈光殿賦作瓌瑋並字異而義同肅按石臞所疏外如漢書揚雄傳屈奇瑰瑋西京賦何工巧之瑰瑋夏侯湛東方朔畫象贊先生瓌瑋博達神女賦瓌姿偉態曹植酒賦序子覽揚雄酒賦辭甚瑰瑋晉書文苑左思傳衞瓘爲思賦作略解序亦有辭義瓌瑋良可寶也語昌黎新修滕王閣記有瑰瑋絕特之稱文苑英華牛上士獅子賦序瓌瑋倜儻或非所長宋史文苑黃庭堅傳有瓌偉之文妙絕當世集韻瑰或作瓌廣韻瓌與瑰同

駢語本於詩書

李文公翱答朱載言書詩曰憂心悄悄慍於羣小此非對也又日覯閔既多受侮不少此非不對也皮日休松陵集敘逮及吾唐開元之世易其體爲律焉始切於儷偶拘於聲勢詩云覯閔

既多受侮不少其對也工矣堯典曰聲依永律和聲其爲律也甚矣吳山尊纂八家四六敘云暘谷幽都之名古史工於屬對覯閔受侮之句葩經已有儷言卽本二文結鄰集卷五陳少游與徐仲光嘗讀咸有一德於克綏先王之祿永底烝民之生等句悟四六所從起

羣書編年格

南昌龔孫山大令元玠乾隆初舉鴻博經學著有十三經客難五十四卷說經好持新論章實齋先生日記深非之其畏齋文集中戴氏讀書法則有資權史行文之助學者所宜仿爲也云一製羣書編年格以定年月古人古事多有因年月譌誤求其解而不可通者今亦毅然立志製版四片分布甲子至癸亥六十年每版十六行用十五行列十五年四版得六十年餘一行

各書一補字以便補正行之錄事不盡者八十箕爲一本甲子得二十周合一千二百年印刷四本得四千八百年自唐堯甲辰至乾隆己丑四千一百二十六年尚餘六百七十四年此格經史子集及名臣名儒年譜有國號年月者俱可紀故曰羣書編年但須參攷羣書不得妄記年月既確則事蹟情眞無不可通者矣自跋云製羣書編年格隨所閱書籍記其年月因知魯隱公遇弒桓公年僅十二首惡爲公子翬衞出公拒父年僅十歲內外首惡爲齊景公石曼姑輩晉文公卒年僅四十五衞靈公卒僅四十八皆不得言老孟懿子助意如攻昭公年僅十四尚未事孔子以及他人他事之年月譌誤者皆訂正焉其有益於行文不可殫述庸按吳荷屋中丞歷代名人年譜爲金石攷索而作似本之艮齋然多譌誤且有以一人分屬兩年者不足

据也僕前輯　國朝文楙先定年表惜書未成

小說不可用

古文寫生逼肖處最易涉小說家數宜深避之避之如何勿用小說家言而已矣明季人犯此病者多以其時小說盛行人多喜讀之故也如龍眠古文一集附吳道新文論一云作文須如作畫又云昔王季重謂古今文人取左邱明司馬遷劉義慶歐陽永叔蘇子瞻王實甫羅貫中徐文長湯若士以其文皆寫生者也袁中郎謂案頭不可少之書葩經左國南華離騷史記世說杜詩韓柳歐蘇文西廂記牡丹亭水滸傳金瓶梅豈非以其書皆寫生之文哉近日惟謔菴虞山兩先生可爲能寫生者也李明睿示學思書云文無定體五經如易與春秋豈是今人文體詩書則又異矣若莊騷則又奇之奇者佛經至五千餘卷豈

復與吾儒同彼王實甫羅貫中施耐菴又豈拘拘於一例乎得此便知作文之法要從橫爛漫出入變化使人莫測其起止乃可　庸按譙庵文體纖仄中郎亦涉俶詭皆非古文正法眼藏宜其言之蕪雜世說豈足與左史並論西廂牡丹皆豔曲施羅平話均不可置齒頰金瓶乃弇州報父讎有爲而作堪爲案頭不可少之書乎此荊園小語之所爲深喟切戒也所讀之書如是其文可知　國初此風猶未盡滌如陳孟象龍巖與程石門書見藏弆集卷十一惟恨無倩巒巘遮吾望眼不啻劉豫州之伐樹望徐元直也按元直事僅見蜀志諸葛注魏略此所引用蓋爲貫中三國衍義所誤尺牘雖小文佛經俗諺無不可撫入之然不可用無稽之小說演義也況它文乎徐榆谿答東澗論古文書至引那吒析骨還父剔肉還母始露全身爲文之境何以異此則

封神傳都闌入古文又如蜀志先主傳章武二年六月陸議大破先主軍於猇亭將軍馮習張南等皆沒先主自猇亭還秭歸收合離散兵遂棄船舫由步道還魚復吳志遜傳則云吾已曉破之之術乃勑各持一把茅以火攻拔之一爾勢成通率諸軍同時俱攻斬張南馮習及胡王沙摩柯等首破其四十餘營備將杜路劉寧等窮逼請降備升馬鞍山陳兵自繞遜督促諸軍四面蹙之土崩瓦解死者萬數備因夜遁驛人自擔燒鐃鎧斷後僅得入白帝城其舟船器械水步軍資一時略盡陳壽所言祇此而徐文長文集卷二十注參同契序乃云辟如陸遜束炬先攻一營遂曉破蜀之法連營七百里一旦席卷則亦演義之說非正史所有不可用也至尺牘新鈔卷八余集生大成據牘首稱非謂居士所見處不是則是名裕非大成答心燈云須是多會幾箇武行者混子燕青多撲

打幾場方信得過適見來致云此事須自己信得過恐是闢了門在自己屋裏與自己撕撲他日出得門時驀然撞見燕青武松未免自己要做蔣門神任原去也則直用水滸之快活林後水滸之神州會雖尺牘不嫌詼諧與僧語更不妨俚直然究不可爲訓後人勿妄效顰恐瀾翻不可收拾也

口技

若膊嗜說部亦習古文辭而苦其難謂即小品亦不易工且古人已多言之後人無可出奇即如記口技小文耳而諸家致不同就所見記之堅瓠廣集卷二俞琬綸挑鐙集異載萬歷乙卯夏京師口戲沈景倩德符敝帚齋餘談李近樓琵琶條京師一瞽者以小屏圍坐隅孤坐其中初作徽人販薑邸中爲邸主所賺相毆投鋪鋪中徒隸索錢邸主婦私與徒隸通或北或南或男

或婦其聲嘈雜不亂忽呈解兵馬司司又轉呈巡城御史鞫問司閽人御史江右人掌案書辦浙人反覆辨詰種種酷肖庭下喧閧如市訴訐百出忽究出鋪中姦情遂施夾拶諸刑紛紜爭辨各操鄉音逾時而散景倩謂得未曾有出李近樓上林鐵厓

嗣環秋聲詩自序京中善口技者於廳事東北角施屏幛坐其中一桌一椅一扇一撫尺而已少頃撫尺二下遥聞深巷犬吠聲有婦人驚覺欠伸搖其夫語猥褻事夫囈不甚應婦搖之不止則二人語漸間雜牀又從中戛戛既而兒醒大啼夫令婦乳兒兒含乳啼婦拍而嗚之夫起溺婦亦抱兒起溺牀上又一大兒醒狺狺不止當是時婦手拍兒聲口中嗚聲兒含乳啼聲大兒唁聲牀聲夫叱大兒聲溺瓶中聲溺桶中聲一齊畢作既而夫上牀寢婦又呼大兒溺畢都上牀寢小兒亦漸欲睡夫齁聲

起婦拍兒亦漸拍漸止微聞有鼠作作索索盆器傾側婦夢中咳嗽忽一人大呼火起夫起大呼婦亦起大呼兩兒齊哭俄而百千人大呼百千兒哭百千犬吠中間力拉崩倒之聲火爆聲呼呼風聲百千齊作又夾百千求救聲曳屋許許聲搶奪聲潑水聲凡所應有無所不有雖人有百手手有百指不能指其一端人有百口口有百舌不能名其一端也忽撫尺一下羣響畢絕撤屏眎之一人一桌一椅一扇一撫尺而已噫可謂善畫聲矣遂錄其語以爲秋聲敘東軒主人口技記揚州郭貓兒善口技庚申余在揚州郭請奏技於席右置屏郭坐屏後久之無聲俄聞二人途中相遇揖敘寒暄其聲一老一少老者拉至家飲酒投瓊藏鈎備極歡洽少者以醉辭老者復力勸數甌遂踉蹌出門彼此謝別主人閉門少者蹣跚約一二里許醉仆於塗忽一

人過而蹴之扶起則亦相識者遂掖之至家而街柵已閉遂呼司柵者一犬迎吠頃之數犬羣吠又頃益多犬之老小遠近嗥者同聲而吠一一可辨久之司柵者出啟柵無何至醉者之家則又誤叩江西人之門驚起知其誤也則江西鄉音詈之羣犬又數吠比至則其妻應聲出送者鄭重而別妻扶之登牀醉者索茶妻烹茶至則已大鼾鼻息如雷矣妻遂詈其夫唧唧不休頃之妻亦熟寢兩人鼾聲如出二口忽聞夜半牛鳴夫起大吐呼妻索茶妻作囈語夫復睡妻起便旋納履則夫已吐穢其中妻怒罵久之遂易履而起時羣雞亂鳴聲之種種各別亦如犬吠也少頃其父來呼其子曰天將明可以宰豬矣始知其爲屠門也其子起至豬圈中飼豬則聞羣豬爭食聲嚃食聲其父燒湯聲進火傾水聲其子縛一豬豬被縛聲磨刀聲殺豬聲豬被

殺聲出血聲燖剝聲歷歷不爽也父謂子天已明可賣矣聞肉上案聲郎聞有賣買數錢聲有買豬首者有買腹臟者有買肉者紛紛爭鬧不已砉然一聲四座俱寂聊齋志異卷十口技村中來一女子售醫有病者女不能自爲方夜請諸神潔斗室閉寘其中更許忽聞簾聲女在內云九姑來耶一女子答云來矣又問臘梅從九姑來耶似一婢答云來矣三人絮語刺刺不休俄聞簾鉤復動女曰六姑至矣又曰春梅亦抱小郎子來耶一女子曰抱哥子嗚之不睡定要從孃子來身如許重負累煞人旋聞女子殷勤聲九姑問訊聲六姑寒暄聲二婢慰勞聲小兒嘻笑聲一齊嘈雜郎聞女子笑曰小郎子亦大好耍遠迢迢抱貓兒來既而簾又嚮滿室俱譁曰四姑來何遲也有一小女子細聲曰路有千里且溢與阿姑走許時始至阿姑行且緩遂各

各道温涼並移坐聲喚添坐聲參差滿室食頃始定即聞女子問病九姑以爲宜蔘六姑以爲宜芪四姑以爲宜朮參酌移時卽聞九姑喚筆硯無何折紙戢戢然拔筆擲帽丁丁然磨墨隆隆然既而觸筆投几震震作響便聞撮藥包裹蘇蘇然頃之女子推簾呼病者授藥與方反身入室即聞三姑作別聲三婢作別小兒啞啞貓兒唔唔又一時並起九姑之聲淸以越六姑之聲緩以蒼四姑之聲嬌以婉以及三婢各有態響了了可辨羣訝爲神而試其方不甚效特借口技以售其術耳然亦奇矣此四篇君宣景倩略具形模未細繪也鐵厓則大放厥辭東軒主人不知何姓名虞初續志載之明齋小識卷十與林巽曲同工留仙遁作別調蓋避鐵厓爲之漁洋評爲頗似王于一李一足傳亦復如是卷二口技條則大遜矣一口技耳寫之各有勝場後

出者較工小品豈可易言古文更難故憚爲也